

劉昫等修

聞人詮校刊沈桐同校

裴度



裴度字中立河東聞喜人祖有鄰濮州濮陽令父淑河南府滎池丞
 度貞元五年進士擢第登宏辭科應制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
 對策高等授河陰縣尉遷監察御史密疏論權倖語切忤旨出為河
 南府功曹遷起居舍人元和六年以司封員外郎知制誥尋轉本司
 郎中七年魏博節度使田季安卒其子懷諫幼年不任軍政牙軍立
 小將田興為留後興布心腹於朝廷請守國法除吏輪常賦憲宗遣
 度使魏州宣諭興承僭侈之後車服垣屋有踰制度視事齋閣尤加
 宏敞興惡之不於其間視事乃除舊採訪使廳居之請度為壁記述
 興謙降奉法魏人深德之興又請度遍至屬郡宣述詔旨魏人郊迎
 感悅使還拜中書舍人九年十月改御史中丞宣徽院五坊小使府

歲秋按鷹犬於畿甸所至官吏必厚邀供餉小不如意即恣其須索百姓畏之如寇盜先是貞元末此輩暴橫尤甚乃至張網羅於民家門及井不令出入汲水曰驚我供奉鳥雀又羣聚於賣酒食家肆情飲啖將去留蛇一篋誠之曰吾以此地致供奉鳥雀可善飼之無使飢渴主人賂而謝之方肯携蛇篋而去至元和初雖數治其弊故態未絕小使嘗至下邳縣縣令裴察性嚴刻嫉其兇暴公館之外一無曲奉小使怒構察出慢言及上聞憲宗怒促令攝察下獄欲以大不敬論宰相武元衡等以理開悟帝怒不解度入延英奏事因極言論列言察無罪上愈怒曰如卿之言察無罪即決五坊小使如小使無罪即決裴察度對曰按罪誠如聖旨但以裴察為令長憂陛下百姓如此豈可加罪上怒色遽霽翌日令釋察尋以度兼刑部侍郎奉使蔡州行營宣諭諸軍既還帝問諸將之才度曰臣觀李光顏見義能勇終有所成不數日光顏奏大破賊軍於時曲帝尤歎度之知人十六年月王承宗李師道俱遣刺客刺宰相武元衡亦令刺度是日

度出通化里盜三以劔擊度初斷鞞帶次中背纜絕單衣後微傷首度墮馬會度帶氈帽故瘡不至深賊又揮刃追度度從人王義持賊連呼甚急賊反刃斷義手乃得去度已墮溝中賊謂度已死乃捨去居三日詔以度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度勁正而言辯尤長於政體凡所陳諭感動物情自魏博使還宣達稱旨帝深嘉屬又自蔡州勞軍還益聽其言尚以元衡秉政大用未果自盜發都邑便以大計屬之初元衡遇害獻計者或請罷度官以安二鎮之心憲宗大怒曰若罷度官是姦計得行朝綱何以振舉吾用度一人足以破此二賊矣度亦以平賊為已任度以所傷請告二十餘日詔以衛兵宿度私第中使問訊不絕未拜前一日宣旨謂度曰不用宣政叅假即延英對來及度入對撫諭周至時羣盜干紀變起都城朝野恐駭及度命相制下人情始安以為必能殄寇自是誅賊之計日聞獻替用軍愈急十一年莊憲皇后崩度為禮儀使上不聽政欲準故事置冢宰以摠百司度獻議曰冢宰是殷周六官之首既掌邦理實

統百司故王者諒闇百官有權聽之制後代設官既無此號不可虛設且國朝故事或置或否古今異制不必因循勅旨曰諸司公事宜權取中書門下處分識者是之六月蔡州行營唐鄧節度使高霞萬敗兵于鐵城中外恟駭先是詔羣臣各獻誅吳元濟可否之狀朝臣多言罷兵赦罪為便翰林學士錢徽蕭俛語尤切唯度言賊不可赦及霞萬敗宰相以上必散兵欲以罷兵為對延英方奏憲宗曰夫一勝一負兵家常勢若帝王之兵不合敗則自古何難於用兵累聖不應留此兇賊今但論此兵合用與否及朝廷制置當否卿等唯須要害處置將帥有不可者去之勿疑兵力有不足者速與應接何可以一將不利便沮成計於是宰臣不得措言朝廷無敢言罷兵者故度計得行王稷家二奴告稷換父遺表隱沒進奉物留其奴於仗內遣中使往東都檢責稷之家財度奏曰王鐸身歿之後其家進奉已多今因其奴告檢責其家事臣恐天下將帥聞之必有以家為計者憲宗即日遣中使還二奴付京兆府決殺十二年李愬李光顏屢奏破

賊然國家聚兵淮右四年度支供餉不勝其弊諸將玩寇相視未有成功上亦病之宰相李逢吉王涯等三人以勞師弊賦意欲罷兵見上互陳利害度獨無言帝問之對曰臣請身自督戰明日延英重議逢吉等出獨留度謂之曰卿必能為朕行乎度俯伏流涕曰臣誓不與此賊借全上亦為之改容度復奏曰臣昨見吳元濟乞降表料此逆賊勢實窘蹙但諸將不一未能迫之故未降耳若臣自赴行營則諸將各欲立功以固恩寵破賊必矣上然之翌日詔曰輔弼之臣軍國是賴興化致理秉鈞以居取威定功則分闢而出所以同君臣之體一中外之任焉屬者問罪汝南致誅淮右蓋欲刷其汙俗吊彼頑人雖挈地求生者實繁有徒而嬰城執迷者未翦其類何獸困而猶鬪豈鳥窮之無歸歟由是遙聽鼓鼙更張琴瑟煩我台席董茲戎旃朝議大夫守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飛騎尉賜紫金魚袋裴度為時降生協朕夢上精辦宣力堅明納忠當軸而才謀老成運籌而智略有定司其樞務備知四方之事付以兵要必得萬人之心是用禱于上

玄練此吉日帶丞相之印綬所以尊其名賜諸侯之斧鉞所以重其命爾宜宣布清問恢壯皇猷感勵連營蕩平多壘招懷孤疾字撫夷傷況淮西一軍素効忠節過海赴難史冊書勲建中初攻破襄陽擒滅崇義比者脅於凶逆歸命無由每念前勞常思安撫所以內輟輔臣俾為師率實欲保全慰諭各使得宜汝往欽哉無越我不訓可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蔡州刺史充彰義軍節度申光蔡觀察等使仍充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詔出度以韓弘為淮西行營都統不欲更為招討請抵稱宣慰處置使又以此行既兼招撫請改翦其類為革其志又以弘已為都統請改更張琴瑟為近輟樞衡請改煩我台席為授以成筭皆從之仍奏刑部侍郎馬摠為宣慰副使太子右庶子韓愈為彰義行軍司馬司勳員外郎李正封都官員外郎馮宿禮部員外郎李宗閔等為兩使判官書記皆從之初德宗朝政多僻朝官或相過從多令金吾伺察密奏宰相不敢於私第見賓客及度輔政以羣賊未誅且延接奇士共為籌畫乃請於私居接延賓客

憲宗許之自是天下賢俊得以効計議於丞相接士於私第由度之請也自討淮西王師屢敗論者以殺傷滋甚轉輸不迨擬議密疏紛紜交進度以腹心之疾不時去之終為大患不然兩河之盜亦將視此為高下遂堅請討伐上深委信故聽之不疑度既受命召對於延英奏曰主憂臣辱義在必死賊滅則朝天有日賊在則歸闕無期上為之惻然流涕十二年八月三日度赴淮西詔以神策軍三百騎衛從上御通化門慰勉之度樓下銜涕而辭賜之犀帶度名雖宣慰其實行元帥事仍以鄆城為治所上以李逢吉與度不協乃罷知政事出為劍南東川節度既離京淮西行營大將李光顏烏重胤謂監軍梁守謙曰若侯度至而有功即非我利可疾戰先事立功是月六日將出兵與賊戰於賈店為賊所敗度二十七日至鄆城巡撫諸軍宣達上旨士皆賈勇時諸道兵皆有中使監陣進退不由主將戰勝則先使獻捷偶衄則交挫百端度至行營並奏去之兵柄專制之於將眾皆喜悅軍法嚴肅號令畫一以是出戰皆捷度遣使入蔡州元濟

與度書曰比密有降款而索日進隔河大呼遂令三軍防元濟故歸首無路十月十一日唐鄧節度使李愬襲破懸瓠城擒吳元濟度先遣宣慰副使馬揔入城安撫明日度建彰義軍節領洄曲降卒萬人繼進李愬具橐鞬以軍禮迎度拜之路左度既視事蔡人大悅舊令途無偶語夜不燃燭人或以酒食相過從者以軍法論度乃約法唯盜賊鬪殺外餘盡除之其往來者不復以書夜爲限於是蔡之遺黎始知有生人之樂初度以蔡卒爲牙兵或以爲反側之于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備度笑而荅曰吾受命爲彰義軍節度使元惡就擒蔡人即吾人也蔡之父老無不感泣申光之民即時平定十一月二十八日度自蔡州入朝留副使馬揔爲彰義軍留後初度入蔡州或譖度没入元濟婦女珍寶聞上頗疑之上欲盡誅元濟舊將封二劍以授梁守謙使往蔡州度迴至郾城遇之乃復與守謙入蔡州量罪加刑不盡如詔守謙因以詔止度先以疏陳乃徑赴闕下二月詔加度金紫光祿大夫弘文館大學士賜勳上柱國封晉國公食邑三千戶

得知政事憲宗以淮西賊平因功臣李光顏等來朝欲開內宴詔大軍使修麟德殿之東廊軍使張奉國以公費不足出私財以助用於執政度從容啓曰陛下營造有將作監等司局豈可使功臣破產營繕上怒奉國泄漏乃令致仕其浚龍首渠起疑暉殿雕飾綺煥徙佛寺花木以植于庭有程昇皇甫鏞者姦織用事二人領度支鹽鐵數貢羨餘錢助帝營造帝又以昇鏞平蔡時供饋不乏二人並命拜同平章事度延英面論曰程昇皇甫鏞錢穀吏耳非代天理物之器也陛下徇耳目之欲拔置相位天下人騰口掉舌以爲不可於陛下無益願徐思其宜帝不省納度三上疏論之請罷已相位上都不省事見鏞傳又賈人張陟負五坊使楊朝汶息利錢潛匿朝汶於陟家得私簿記有負錢人盧載初云是故西川節度使盧坦大夫書迹朝汶即捕坦家人拘之坦男不敢申理即以私錢償之及徵驗書迹乃故鄭滑節度盧羣手書也坦男理其事朝汶曰錢已進過不可復得御史中丞蕭俛及諫官上疏陳其暴橫之狀度與崔羣因延英對極

言之憲宗曰且欲與卿商量東軍此小事我自處置度奏曰用兵小事也五坊追捕平人大事也兵事不理祇憂山東五坊使暴橫恐亂輦轂上不悅帝久方省悟召楊朝文數之曰向者為爾使我羞見宰相遠命誅之初淮蔡既平鎮翼王承宗甚懼度遣辯士遊說客於趙魏間使說承宗令割地入質以效順故承宗求援於田弘正由度使客諷勸之故兵不血刃而承宗鼠伏十三年李師道翻覆違命詔宣武義成武寧橫海四節度之師與田弘正會軍討之弘正奏請取黎陽渡河會李光顏等軍齊進帝召宰臣於延英議可否皆曰關外之事大將制之既有奏陳宜遂其請度獨以為不可奏曰魏博一軍不同諸道過河之後却退不得便須進擊方見成功若取黎陽渡河既纒離本界便至滑州徒有供餉之勞又生顧望之勢況弘正光顏並少威斷更相疑惑必恐遷延然兵士不從中制一定處分或慮不可若欲於河南持重則不如河北養威不然則且秣馬厲兵候霜降水落於揚劉渡河直抵鄆州但得至陽穀已來下營則兵勢自成形

自撓上曰卿言是矣乃詔弘正取楊劉渡河及弘正軍既濟河而南距鄆州四十里築壘賊勢果感頃之誅師道度執性不回忠於事上時政或有所闕靡不極言之故為姦臣皇甫鏞所構憲宗不悅十四年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穆宗即位長慶元年秋張弘靖為幽州軍所囚田弘正於鎮州遇害朱克融王廷湊復亂河朔詔度以本官充鎮州四面行營招討使時驕主荒僻輔相庸才制置非宜致其復亂雖李光顏烏重胤等稱為名將以十數萬兵擊賊無尺寸之功蓋以勢既橫流無能復振然度授命之日蒐兵補卒不遑寢息自董西師臨於賊境屠城斬將屢以捷聞穆宗深嘉其忠款中使撫諭無虛月進位檢校司空兼充押北山諸蕃使時翰林學士元稹交結內官求為宰相與知樞密魏弘簡為加頸之交稹雖與度無憾然頗忌前達加於已上度方用兵山東并處置軍事有所論奏多為稹輩所持天下皆言稹恃寵榮惑上聽度在軍上疏論之曰臣聞主聖臣直今既遇聖主輒為直臣上忝殊

私下塞羣謗誓除國蠹無以家爲苟獻替之可行何性命之足惜伏
惟皇帝陛下恭承丕業光啓雄圖方殄頑人之風以立太平之事而
逆豎構亂震驚山東姦臣作用撓敗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宜肅清
朝廷何者爲患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祇亂山東禁闡姦臣
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闡患大小者臣等與諸戎臣必能剪滅
大者非陛下制斷非陛下覺悟無計驅除今文武百寮中外萬品有
心者無不憤忿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威權方重獎用方深無所畏
避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爲國計且爲身謀臣比者猶思
隱忍不願發明一則以罪惡如山怨謗如電伏料聖明必自誅殲一
則以四方無事萬樞且過雖紀綱潛壞賄賂公行俟其貫盈必自顛
覆今屬兇徒擾攘宸衷憂軫凡有制命計於安危痛此姦邪姿行欺
罔干亂聖略非止一途又翰苑舊臣結爲朋黨陛下聽其所說更訪
於近臣私相計會更唱迭和蔽惑聰明所以臣自兵興已來所陳章
疏事皆要切所奏書詔多有參差惜陛下委付之意不輕被姦臣抑

損之事不少臣素知佞倖亦無讎嫌祇是昨者臣請乘傳詣闕而
戎事姦臣之徒最所畏懼知臣若到御坐之前必能悉數其過以此
百計止臣此行臣又請領兵齊進逐段攻討姦臣之黨曲加阻礙恐
臣統率諸道或有成功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復共一二儉
狡同辭合力或兩道招撫逗留旬時或遣蔚州行營拖曳日月但欲
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爲臣事君一
至於此且陛下左右前後忠良至多亦有孰會典章亦有飽諳師旅
足得任使何獨斯人以臣愚見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計
而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在則逆賊縱平無益臣讀國史知代宗朝蕃
成使軼直犯都城代宗不知蓋被程元振蒙蔽幾危社稷當時柳伉
乃太常一博士耳猶能抗表歸罪爲國除害今臣所處兼摠將相豈
宜坐觀凶邪有曠日月不勝感憤嫉惡之至謹附中使趙奉國以聞
俯陛下未信忠言猶惑姦黨伏乞出臣此表令三事大夫與百寮集
議彼不受責臣合伏辜天鑒孔明照臣肝血但得天下之人知臣不

負陛下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繼上三章辭情激切穆宗雖不悅然懼大臣正議乃以魏弘簡為弓箭庫使罷元稹內職然寵積之意未衰俄拜稹平章事尋罷度兵權守司徒同平章事充東都留守諫官相率伏閣詣延英門者日二三帝知其諫不即被召皆上疏言時未候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帝以章疏旁午無如之何知人情在度遂詔度自太原由京師赴洛及元稹為相請上罷兵洗雪廷湊克融解深州之圍蓋欲罷度兵柄故也二年三月度至京師既見辭和氣勁感動左右度伏奏龍墀涕泗嗚咽帝為之動容口自諭之日所謝知朕於延英待卿初人以度無左右之助為姦邪排擯雖度熱德恐不能感動人主及度奏河北事慷慨激切揚於殿廷在位者無不竦動雖武夫貴介亦有咨嗟出涕者翌日以度守司徒揚州大補督府長史充淮南節度使進階光祿大夫時朱克融王廷湊雖授州正節鉞未解深州之圍度初發太原與二鎮書諭以大義克融解

圍而去廷湊亦退舍有中使自深州來言之穆宗甚喜即日又遣中使往深州取牛元翼更命度致書與廷湊度公路奉詔中使得度書云朝謝後即歸留務恐廷湊知度無兵權即昔前約請度易之中使乃進度書草具奏其事及度至京師進退明辯帝方憂深州之圍遂授度淮南節度使先是監軍使劉承偕恃寵凌節度使劉悟三軍憤發大譟擒承偕欲殺之已殺其二僚悟救之獲免而囚承偕詔遣歸京悟託以軍情不時奉詔至是宰臣延英奏事度亦在列上顧謂度曰劉悟拘承偕而不遣如何處置度辭以藩臣不合議軍國事上固問之且曰劉悟負我我以僕射寵之近又賜絹五百萬死不思報功翻縱軍衆凌辱監軍我實難奈此事度對曰承偕在昭義不法臣盡知之昨劉悟在行營與臣書數論其事是時有中使趙弘亮在臣軍仍持悟書將去欲自奏不知奏否上曰我都不知悟何不密奏其事我豈不能處置度曰劉悟武臣不知大臣體例雖然臣竊以悟縱有密奏陛下必不能處置今日事狀如此臣等面論陛下猶未能決悟

豈能動聖聽哉上曰前事勿論直言此時如何處置度曰陛下必欲收忠義之心使天下戎臣爲陛下死節唯有下半紙詔書言任使不明致承借亂法如此今悟集三軍斬之如此則萬方畢命羣盜破膽天下無事矣苟不能如此雖與劉悟改官賜絹臣亦恐於事無益上俛首良久曰朕不惜承借緣是太后養子今被囚繫太后未知如卿處置未得可更議其宜度與王播等復奏曰但配流遠惡處承借必得出上以爲然承借果得歸度方受冊司徒徐州奏節度副使王智興自河北行營率師還逐節度使崔羣自稱留後朝廷駭懼即日宣制以度守司徒同平章事復知政事乃以宰相王播代度鎮淮南度與李逢吉素不協度自太原入朝而惡度者以逢吉善於陰計足能構度乃自襄陽召逢吉入朝爲兵部尚書度旣復知政事而魏弘簡劉承偕之黨在禁中逢吉用族子仲言之謀因鑿人鄭注與中尉王守澄交結內官皆爲之助五月左神策軍奏告事人李賞稱和府司馬于方受元稹所使結客欲刺裴度詔左僕射韓皋給于方

鄭覃與李逢吉二人鞫于方之獄未竟罷元稹爲同州刺史罷度左僕射李逢吉代度爲宰相自是逢吉之黨李仲言張又新李續內結中官外扇朝士立朋黨以沮度時號八關十六子皆交結相與之人數也而度之醜譽日聞俄出度爲山南西道節度使不帶平章事長慶四年襄陽節度使牛勣卒其家先在鎮州朝廷累遣中使之土廷湊遷延不遣至是聞元翼卒乃盡屠其家昭愍皇帝聞之恠累日因歎宰輔非才致茲臣悖逆如此翰林學士韋處厚上言臣聞汲黯在朝淮南不敢謀叛干木處魏諸侯不敢加兵王霸之皆以一士而止百萬之師以一賢而制千里之難臣伏以裴度勲高中夏聲播外夷廷湊克駢皆憚其用吐蕃迴鶻悉服其名今若置之巖廊委其叅決西夷北虜未測中華河北山東必稟廟筭况幽鎮未靜尤資重臣管仲曰人離而聽之則過合而聽之則聖理亂之本非有他術順人則理違人則亂伏承陛下當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留驅使此馮生所以感悟漢文云雖有廉頗李牧不能

用也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如於事不効於國無勞則置之散寮黜之遠郡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勵將進者不敢苟求陛下仔終始之分但不永棄則君臣之厚也今進皆負四海責望退不失高爵書不肖者無因而勸臣與李逢吉素無讎嫌臣嘗被裴度因事貶黜今之所陳上荅聖明下達羣議披肝感激伏地涕流伏望鑒臣愛君於臣體國則天下幸甚昭愍愕然省悟見度奏狀不帶平章事兩處厚曰度曾為宰相何無平章事處厚因奏為逢吉所擠度自僕射出鎮與元遂於舊使銜中減落帝曰何至是也翌日下制復兼同平章事然逢吉之黨巧為毀沮恐度復用有陳留人武昭者性果敢而辯舌度之討淮西也昭求進於軍門乃令入蔡州說吳元濟元濟臨之以兵昭氣色自若善待而還度以為可用署之軍職隨度鎮大原奏授石州刺史罷郡除袁王府長史昭既在散位心微悒鬱而有怨逢吉之言而效邪之黨使衛尉卿劉遵吉從人安再榮告事昭欲謀害李逢吉獄具而武昭死蓋欲許度舊事以汚之也

子公論皆佑度而罪逢吉天子漸明其端每中使過興元必傳密旨撫諭且有徵還之約寶曆元年十一月度跡請入覲京師明年正月度至帝禮遇隆厚數日宣制復知政事而逢吉黨有左拾遺張權者尤出死力度自興元請入朝也權與上跡曰度名應圖識宅據固原不召自來其心可見先是姦黨忌度作謠辭云緋衣小兒坦其腹天上有口被驅逐天口言度嘗平吳元濟也又帝城東西橫百六崗合易象乾卦之數度平樂里第偶當第五崗故權與取為語辭昭愍雖少年深明其誣謗獎度之意不衰姦邪無能措言時昭愍欲行幸洛陽宰相李逢吉及兩省諫官累跡論列帝正色曰朕去意已定其從官宮人悉令自備糗糧不勞百姓供饋逢吉頓首言曰東都千里而近宮闕具存以時巡遊固亦常典但以法駕一動事須備儀千乘萬騎不可減省縱不費用絕廣亦須豐儉得宜豈可自備糗糧頓失大體今于戈未甚戢邊鄙未甚寧恐人心動搖伏乞稍迴宸慮帝不聽今度支員外郎盧賁往東都已來檢計行宮及洛陽大內朝廷方

懷憂恐會度自興元來因延英奏事帝語及巡幸度曰國家營創兩
都蓋備巡幸然自艱難已來此事遂絕東都宮闕及六軍營壘百司
靡者悉多荒廢陛下必欲行幸亦須稍稍修葺一年半歲後方可議
行帝曰羣臣意不及此但云不合去若如卿奏不行亦得止後期旋
又朱克融史憲誠各請以丁匠五千助修東都帝遂停東幸幽州朱
克融執留賜春衣使楊文端奏稱衣段踈薄又奏今歲三軍春衣不
足擬於度支請給一季春衣約三十萬端匹又請助丁匠五千修東
都上憂其不遜問宰臣曰克融所奏如何處分我欲遣一重臣往宣
慰便索春衣使可乎度對曰克融家本兇族無故又行凌悖必將滅
亡陛下不足為慮譬如一豺虎於山林間自吼自躍但不以為事則
自無能為此賊祇敢於巢穴中無禮動即不得今亦不須遣使宣慰
亦不要索所留勅使但更緩旬日已來與一詔云聞中官到彼稍失
去就待到我當有處分所賜春衣有司製造不謹我甚要知之已
今科處所請丁匠五千人及兵馬赴東都固是虛語臣料賊中必出

不得令欲直挫其姦意即報云卿所請丁匠修宮闕可速遣來已
魏博等道令所在排比供擬料得此詔必章惶失計若未能如此猶
示含容則報云東都宮闕所要修葺事在有司不假卿遣丁匠遠來
又所言三軍春衣自是本道常事比來朝廷或有事賜與皆緣徵發
須是優恩若尋常則無此例我固不惜三二十萬端足祇是事體不
可獨與范陽御且知悉祇如此處分即得陛下更不要介意上從之
遂進詔草至皆如度所料不旬日幽州殺克融并其二子時帝童年
驕縱倦接羣臣度從容奏曰比者陛下每月約六七度坐朝天下人
心無不知陛下躬親庶政乃至河北賊臣遠聞亦皆聳聽自兩月已
來入閣開延英稍稀或恐大段公事須臾虞謀者有所擁帶伏冀陛
下乘涼數坐以廣延問伏以願養聖躬在於順適時候若飲食有節
寢興有常四體唯和萬壽可保道書云春夏早起取鷄鳴時秋冬晏
起取日出時蓋在陽則欲及陰涼在陰則欲及溫暖今陛下憂勤庶
政親覽萬機并御延英召臣等奏對方屬盛夏宜在清晨如至巳午

之間即當炎赫之際雖日吳志食不憚其勞仰瞻展旅亦似煩熱臣等已曾陳論切望聽納自後視事稍煩未幾兼領度支屬盜起禁閉宮車晏駕度與中貴人密謀誅劉克明等迎江王立為天子以功加門下侍郎集賢殿大學士太清宮使餘如故以贊導之勲進階特進時滄景節度使李全略死其子同捷竊弄兵柄以求繼襲度請行誅伐踰年而同捷誅因拜疏上陳調兵食非宰相事請歸諸有司詔從之賜實封三百戶度年高多病上疏懇辭機務恩禮彌厚文宗遣御醫診視日令中使撫問四年六月詔曰昔漢以孔光降置几之詔晉以鄭冲申奉册之命雖優隆耆德顯重元臣而議政不及於咨詢用禮止在於安逸朕勤求至理所珥唯賢顧謬舊勞收不加敬繇是委宰制於大政釋叅決於繁務時因聽斷誠望搢諧遷秩上公式是殊寵特進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集賢殿大學士上柱國晉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三百戶裴度稟河嶽之英靈受乾坤之間氣珪璋特達城府洞開外茂九功內苞一德器為社稷之

鎮才實邦國之楨故能祇事累朝宣融景化在憲宗時掃滌區宇則有出車殄寇之勲在穆宗時混同文軌爾則有叅戎入輔之績在敬宗時阜康兆庶爾則有活國庇人之勤迨爾朕躬摠齊方夏爾則有吊伐底寧之力皆不遺廟筭布在簡編功利及人不可悉數而朝論益重我心實知方用臯陶之謨適值留侯之疾瀝懇牢讓備列奏章塞詔上言動形顏色果聞勿藥之喜又俟調鼎之功而體力未和音容尚阻不有優崇之命孰彰寵待之恩宜其協贊破衝弘敷教典論道而儀刑卿士宣德而鎮撫華夷齋養精神保綏福履為國元老毗予一人可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待疾損日每三日五日一度入中書散官勲封實封如故仍備禮冊命度表辭曰伏以公台崇禮典冊威儀庸臣當之實謂忝越况累承寵命亦為便蕃前後三度已行此禮令臣猶叅樞近竊懼無以彌諧重此勞煩有覲而月伏乞天恩且課臣効官責臣實事冊命之儀特賜停罷則素餐高位空負恥於中心并冕輕車免譏誚於衆口優詔從之九月加守司徒兼侍中襄州

刺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觀察臨漢監牧等使度素稱堅正事上不回
故累爲姦邪所排幾至顛沛及晚節稍浮沉以避禍初度支鹽鐵使
王播廣事進奉以希寵度亦掇拾羨餘以効播士君子少之復引韋
厚叔南卓爲補闕拾遺俾彌縫結納爲自安之計而後進宰相李宗
閔牛僧孺等不悅其所爲故因度謝病罷相位復出爲襄陽節度初
元和十四年於襄陽置臨漢監牧廢百姓田四百頃其牧馬三千二
百餘匹度以牧馬數少虛廢民田奏罷之除其使名八年三月以本
官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留守九年十月進位中書令十一月誅
李訓王涯賈餗舒元興等四宰相其親屬門人從坐者數十百人下
獄訊劾欲加流竄度上䟽理之全活者數十家自是中官用事衣冠
道喪度以年及懸輿王綱版蕩不復以出處爲意東都立第於集賢
里築山穿池竹木叢萃有風亭水榭梯橋架閣島嶼迴環極都城之
勝築又於午橋創別墅花木萬株中起涼臺暑館名曰綠野堂引甘
水貫其中醴引脉分映帶左右度視事之隙與詩人白居易劉禹錫

酣宴終日高歌放言以詩酒琴書自樂當時名工皆從之遊每有人
士自都還京文宗必先問之曰卿見裴度否上以其足疾不便朝謁
而年未甚衰開成二年五月復以本官兼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
度使詔出度累表固辭老疾不願更典兵權優詔不允文宗遣吏部
郎中盧弘往東都宣旨曰卿雖多病年未甚老爲朕卧鎮北門可也
從今上路度不獲已之任三年冬病甚乞還東都養病四年正月詔
許還京拜中書令以疾未任朝謝詔曰司徒中書令度綽有大勲累
居台鼎今以疾恙未任謝上其本官俸料宜自今日支給又遣國醫
就第診視屬上巳曲江賜宴羣臣賦詩度以疾不能赴文宗遣中使
賜度詩曰注相待元老識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憂來學丘禱仍賜
御札曰朕詩集中欲得見卿唱和詩故令示此卿疾恙未痊固無心
力但異日進來春時俗說難於將攝勉加調護速就和平千百冒懷
不具一二藥物所須無憚奏請之煩也御札及門而度已薨四年三
月四日也上聞之震悼久之重令繕寫置之靈座時年七十五冊贈

太傅輟朝四日賜賻加等詔京兆尹鄭復監護喪事所須皆官給上
恠度無遺表中使問之家人進其藁草其旨以未定儲貳爲憂言不
及家事度始自書生以辭策中科選數年之間翔泳清切逢時艱否
而能奮命決策橫身討賊爲中興宗臣當元和長慶間亂臣賊子蓄
統喪氣憚度之威稜度狀貌不踰中人而風彩俊爽占對雄辯觀聽
者爲之聳然時有奉使絕域者四夷君長必問度之年齡幾何狀貌
孰似天子用否其威名播於憬俗爲華夷畏服也如此時威望德業
侔於郭子儀出入中外以身繫國之安危時之輕重者二十年凡命
將相無賢不肖皆推度爲首其爲士君子愛重也如此雖江左王導
謝安坐鎮雅俗而許謨方略度又過之有子五人識讓讓論議
識以蔭授官累遷至通議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壽州刺史本州團
練使上柱國襲晉國公食邑三千戶實封一百五十戶賜紫金魚袋
大中初改潭州刺史御史中丞充河南都團練觀察使八年加檢校
戶部尚書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使十一年本官移許州刺史忠武

軍節度陳許觀察等使

讓長慶元年登進士第

讓初任京兆府參軍大和中度鎮襄陽奏乞讓從行

諡大中五年自太中大夫檢校右散騎常侍御史大夫宣州刺史宣

歙觀察使上柱國河東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入朝權知刑部

侍郎兄弟並列方鎮時人榮之

史臣曰德宗懲建中之難姑息藩臣貞元季年威令衰削章武皇帝

志據宿憤廷訪嘉猷始得杜邠公用高崇文誅劉闢中得武丞相運

籌訓戎贊成膚斷終得裴晉公耀武伸威竟殄兩河宿盜雄哉章武

之果斷也晉公以書生素業致位台衡逢時遘屯扼腕兇醜誓以身

徇不亦壯乎夫人臣事君唯忠與義大則以許謨排禍難小則以讓

正匡過失內不慮身計外不恤人言古之所難也晉公能之誠社稷

之良臣股肱之賢相元和中興之力公胡讓焉昔仲尼歎周室陵遲

齊桓霸翼而有微管之論當承宗師道之濟惡也姦人遍四海刺客

滿京師乃至關吏禁兵附賊陰計議臣言未出口刀以堪曾苟非死
義之臣孰肯橫身且難以輔天子者苟裴令不用元和之世則時運
未可知也臣所以明左枉之歎宣聖獎賢之深
贊曰晉公伐叛以身犯難用之則治捨之則亂公去巖廊復失異方
穎植之謀信為不臧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一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一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李渤

張仲方

裴潏張臯附

李中敏

李甘

高元裕元裕兄少逸

李漢

李景儉

李渤字濟之後魏橫野將軍申國公發之後祖玄珪衛尉寺主簿父
鈞殿中侍御史以母喪不時舉流于施州渤恥其家汚堅苦不仕勵
志於文學不從科舉隱於嵩山以讀書業文為事元和初戶部侍郎
鹽鐵轉運使李巽諫議大夫韋況更薦之以山人徵為左拾遺渤託
疾不赴遂家東都朝廷政有得失附章疏陳論又撰禦戎新錄二十
卷表獻之九年以著作郎徵之詔曰特降新恩用清舊議渤於是赴
官歲餘遷右補闕連上章疏忤旨改丹王府諮議參軍分司東都十

二年遷贊善大夫依前分司十三年遣人上疏論時政凡五事一禮樂二食貨三刑政四議都五辯讎渤以散秩在東都以上章疏爲已任前後四十五封再遷爲庫部員外郎時皇甫鐸作相剝下希旨會澤潞節度使郝士美卒渤充吊祭使路次陝西渤上疏曰臣出使經行歷求利病竊知渭南縣長源鄉本有四百戶今纔一百餘戶闕鄉縣本有三千戶今纔有一千戶其他州縣大約相似訪尋積弊始自均攤逃戶凡十家之內大半逃亡亦須五家攤稅似投石井中非到底不止攤逃之弊苛虐如斯此皆聚斂之臣剝下媚上唯思竭澤不慮無魚之降詔書絕攤逃之弊其逃亡戶以其家產錢數爲定徵有所欠之降特恩免之計不數年人必歸於農矣夫農者國之本本立然後可以議太平若不由茲而云太平者謬矣又言道途不修驛馬多死憲宗覽疏驚異即以飛龍馬數百匹付畿內諸驛渤旣以草疏切直大忤宰相乃謝病東歸穆宗即位召爲考功員外郎十一月定中官考不避權幸皆行昇黜奏曰宰臣蕭俛段文昌崔植是陛下君

臨之初用爲輔弼安危理亂決在此時況陛下思天下和平敬禮切固未有昵比左右侈滿自賢之心而宰相之權宰相之事陛下以一以付之實君義臣行千載一遇之時也此時若失他更無時而俛等上不能推至公申炯誠陳先王道德以沃君心又不能正色匪躬振舉舊法復百司之本俾教化大立臣聞政之興廢在於賞罰俛等作相已來未聞獎一人德義舉守官奉公者使天下在官之徒有所激勸又不聞黜一人職事不理持祿養高者使尸祿之徒有所懼如此則刑法不立矣邪正莫辯混然無章教化不行賞罰不設天下之事復何望哉一昨陛下遊幸驪山宰相翰林學士是陛下股肱心腹宜皆知之蕭俛等不能先事未形忘軀懇諫而使陛下有忽諫之名流於史冊是陷君於過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若俛等言行計從不當如是若言不行計不從須奉身速退不宜尸素於化源進退戾也何所避辭其蕭俛段文昌崔植三人并翰林學士杜元穎等並請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絳左散騎常侍張惟素右散

騎常侍李益等諫幸驪山鄭覃等諫收遊是皆恐陛下行幸不息恣情無度又恐馬有銜蹶不測之變風寒生疾之憂急奏無所詣國璽委於婦人中倖之手絳等能率御史諫官論列於朝有懇激事君之體其李絳張惟素李益三人伏請賜上下考外特與遷官以彰陛下優忠賞諫之美其崔元略冠供奉之首合考上下緣與于翬上下考于翬以犯賊處死準令須降請賜考中中大理卿許季同任使于翬韋道沖韋正牧皆以犯賊或左降或處死合考中下然頃者陷劉闢之亂弃家歸朝忠節明著今宜以功補過請賜考中中少府監裴通職事修舉合考中上以其請追封所生母而捨嫡母是明罔於君幽欺其先請考中下伏以昔在宰夫入寢擅飲師曠李調今愚臣守官請書宰相學士中下考上愛聖運下振頹綱故臣懼不言之為罪不懼言之為罪也其三品官考伏緣限在今月內進輒先具如前其四品以下官續具條疏聞奏狀入留中不下議者以宰輔曠官自宜上疏論列而渤越職釣名非盡事君之道未幾渤以墜馬傷足請告會

魏博節度使田弘正表渤為副使杜元穎奏曰渤賣直沽名動多仁躁聖恩矜貸且使居官而干進多端外交方鎮遠求奏請不能自安久留在朝轉恐生事乃出為虔州刺史渤至州奏還鄰境信州所移兩稅錢二百萬免稅米二萬斛減所由一千六百人觀察使以其事上聞未滿歲遷江州刺史張平叔判度支奏徵久遠逋懸渤在州上疏曰伏奉詔勅云度支使所奏令臣設計徵填當州貞元二年逃口所欠錢四千四百一十貫臣當州管田二千一百九十七頃今已旱死一千九百頃有餘若更勒徇度支使所為必懼史官書陛下於大旱中徵三十六年前逋懸臣任刺史罪無所逃臣既上不副聖情下不忍鞭笞黎庶不敢輕持符印特乞放臣歸田乃下詔曰江州所奏實為懇誠若不蠲容必難存濟所訴逋欠並放長慶二年入為職方郎中三年遷諫議大夫敬宗沖年即位坐朝常晚一日入閣久不坐羣臣候立紫宸門外有耆年衰病者幾將頓仆渤出次白宰相曰昨日拜疏陳論今坐益晚是諫官不能迴人主之意渤之罪也請先出

因待罪於金吾仗，語次喚伏，乃止。渤又以左右常侍職參規諷而循
無言論之曰：若設官不責其事，不如罷之，以省經費。苟未能罷，則
責職業，勃充理。匭使奏曰：事之大者，聞奏次申中書門下，次移諸
司處理，不當再來投匭。即具事奏聞。如妄訴無理，本罪外加一
罪。準勅告密人付金吾留身待進止。今欲留身後冀臺府，冀止絕兇
人從之。長慶寶曆中，政出多門，事歸邪倖。渤不顧患難，章疏論列，曾
無虛日。帝雖昏縱，亦爲之感悟，轉給事中，面賜金紫。寶曆元年，改元
大赦，先是鄆縣令崔發聞門外喧鬪，縣吏言五坊使下毆擊百姓，發
怒命吏捕之。曳枰既至，時已暝黑，不問色目，良久與語，乃是知一內
官。天子聞之，怒收發繫御史臺御樓之日，放繫囚。發亦在鷄竿下，時
有品官五十餘人持仗毆發，縱橫亂擊，發破面折齒。臺吏以席蔽之，
方免。是日擊囚皆釋，發獨不免。渤疏論之曰：縣令不合曳中人，中
人不合毆御囚，其罪一也。然縣令所犯在恩前，中人所犯在恩後，中
人橫暴一至於此，是朝廷馴致使然。若不早正刑書，臣恐四夷之人及

藩鎮奉事傳道此語，則慢易之心萌矣。渤又宣言于朝云：郊禮前一
日，御神策軍於青城內，奪京兆府進食牙盤，不時處置，致有毆擊。崔
發之事，上聞之，按問左右，皆言無奪食事。以渤黨發，出爲桂州刺史。
又御史中丞充桂管都防禦觀察使，渤雖被斥，正論不已。而諫官繼
論其屈，後宰相李逢吉竇易直，李程因延英上語及崔發、逢吉等奏
曰：崔發凌轢中人，誠大不敬。然發毋是故相，韋貫之姊，年僅八十，自
發下獄，積憂成疾，伏以陛下孝治天下，稍垂恩宥。帝愍然良久曰：比
諫官論奏，但言發屈，未嘗言不敬之罪，亦不言有老母。如卿等言，寧
無憮惻，即遣中使送發至其家，兼撫問發母。韋夫人號哭對中使杖
發，四下拜，章謝恩。帝又遣中使慰安之。渤在桂管二年，風恙求代，罷
歸洛陽。大和五年，以太子賓客徵至京師，月餘卒。時年五十九，贈禮
部尚書。渤孤貞力行，操尚不苟合，而闖茸之流非其沾激。至於以言
擯，終不息言，以救時病，服名節者重之。子祝，會昌中登進士第，辟
諸侯府。

張仲方韶州始興人祖九皇廣州刺史殿中監嶺南節度使父抗贈右僕射仲方伯祖始興文獻公九齡開元朝名相仲方貞元中進士擢弟宏辭登科釋褐集賢校理丁母憂免服闋補祕書省正字調授咸陽尉出爲邠州從事入朝歷侍御史倉部員外郎會呂溫羊士諤誣告宰相李吉甫陰事二人俱貶仲方坐呂溫貢舉門生出爲江州刺史吉甫卒入爲度支郎中時太常定吉甫謚爲恭懿博士尉遲汾請爲敬憲仲方駁議曰古者易名請謚禮之典也處大位者取其巨節幾諸細行垂範當代昭示後人然後書之垂于不朽善善惡惡不可以誣故稱一字則至明矣定褒貶是非之宜泯同異紛綸之論贈司徒吉甫稟氣生材乘時佐治博涉多藝含章炳文燮贊陰陽經緯邦國惜乎通敏資性便媚取容故載踐樞衡豐致台衮大權在已沈浮罕成好惡徇情輕脫寡信諂淚在臉遇便則流巧言如簧應機必發夫人臣之翼戴元后者端恪致治孜孜夙夜緝熙庶績平章百揆兵者凶器不可從我始及乎伐罪則料敵以成功至使內有害輔臣

之盜外有懷毒蠱之孽師徒暴野戎馬生郊皇上旰食宵衣公卿大夫且慙且恥農人不得在畝緝婦不得在桑耗斂賦之常貲散帑廩之中積徵邊徼之備竭運輓之勞僵尸血流胔骼成岳酷毒之痛號訴無辜勦絕羣生迨今四載禍胎之兆寔始其謀遺君父之憂而豈謂之先覺者乎夫論大功者不可以妄取不可以枉致爲資畫者體理不顯不競而豈妨令美當削平西蜀乃言語侍從之臣擒剪東吳則訐謔廊廟之輔較其功則有異言其力則不倫何捨其所重而錄其所輕收其所小而略其所大且奢靡是嗜而曰愛人以儉受授無字而曰慎才以補斥諫諍之士于外豈不近之蔽聰乎舉忠烈之廟于內豈不近之暱愛也焉有蔽聰暱愛家範無制而能垂法作程憲章百度乎謹按謚法敬以直內內而不肅何以刑于外憲者法也戴記曰憲章文武又曰發慮憲義以爲敬恪終始載考歷位未嘗劾一法官議一小獄及居重位以安和平易寬柔自處考其名與其行不類研其事與其道不侔一定之辭惟精惟審異日詳制貽諸史官請

俟蔡寇將平天下無事然後都堂聚議謚亦未遲憲宗方用兵惡仲方深言其事怒甚貶為遂州司馬量移復州司馬遷河東少尹未幾拜鄭州刺史滎陽大海佛寺有高祖為隋鄭州刺史日為太宗疾祈福於此寺造石像一軀凡刊勒十六字以誌之歲久刊缺滎陽令李光憲重加脩飾仲方再刊石記之以聞及敬宗即位李程作相與仲方同年登進士第召仲方為右諫議大夫敬宗童年戲慢詔淮南王播遣上已競渡船三十隻播將船材於京師造作計用半年轉運之費方得成仲方詣延英面論言甚懇激帝只令造十隻以進帝又欲幸華清宮仲方諫曰萬乘所幸出須備儀無宜輕行以失威重帝雖不從慰勞之大和初出為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福建觀察使三年入為太子賓客五年四月轉右散騎常侍七年李德裕輔政出為太子賓客分司八年德裕罷相李宗閔復召仲方為常侍九年十一月李訓之亂四宰相中丞京兆尹皆死翌日兩省官入朝宣政衙門未開百官錯立於朝堂無人吏引接遂巡閣門使馬元贇斜開宣政衙

門傳宣曰有勅召左散騎常侍張仲方仲方出班元贇宣曰仲方可京兆尹然後衙門大開喚仗月餘鄭覃作相用薛元賞為京兆尹出仲方為華州刺史開成元年五月入為秘書監外議以鄭覃黨李德裕排擯仲方覃恐涉朋黨因紫宸奏事覃啓曰丞郎闕人臣欲用張仲方文宗曰中臺侍郎朝廷華選仲方作牧守無政安可以丞郎處之累加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曲江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二年四月卒仲方貞確自立綽有祖風自駁謚之後為德裕之黨擯斥坎珂而歿人士悲之有文集三十卷兄仲端位終都昌令弟仲孚登進士第為監察御史

裴潯河東人也少篤學善隸書以門蔭入仕元和初累遷右拾遺轉左補闕元和中兩河用兵初憲宗寵任內官有至專兵柄者又以內官充館驛使有曹進王者恃恩暴戾遇四方使多倨有至粹辱者宰相李吉甫奏罷之十二年淮西用兵復以內官為使潯上疏曰館驛之務每驛皆有專知官畿內有京兆尹外道有觀察使刺史送相監

臨臺中又有御史充館驛使專察過闕伏知近有敗事上聞聖聰但
明示科條督責官吏據其所犯重加貶黜敢不惕懼日夜厲精若令
宮闈之臣出叅館驛之務則內臣外事職分各殊切在塞侵官之源
絕出位之漸事有不便必誠以初令或有妨不必在大當掃靜妖氛
之日開太平至理之風澄本正名實在今日言雖不用帝意嘉之遷
起居舍人憲宗季年銳於服餌詔天下搜訪奇士宰相皇甫鏞與金
吾將軍李道古挾邪固寵薦山人柳秘及僧大通鳳翔人田佐元皆
得詔翰林憲宗服秘藥日增躁渴流聞于外潸上踈諫曰臣聞除天
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共天下之樂者饗天下之福故上自黃帝顓
頊堯舜禹湯下及周文王武王咸以功濟生靈德配天地故天皆報
之以上壽垂祚於無疆伏見陛下以大孝安宗廟以至仁牧黎元自
踐祚已來剗積代之妖兇開削平之洪業而禮敬宰輔待以終始內
能大斷外寬小故夫此神功聖化皆自古聖主明君所不及陛下躬
親行之實光映千古矣是則天地神祇必報陛下以山岳之壽宗廟

聖靈必福陛下以億萬之齡四海羣生咸祈陛下以壽載之永自
萬歲保祐聖壽無疆伏見自去年已來諸處頻薦藥術之士有草山
雨柳必等或更相稱引迄今狂謬薦送漸多臣伏以真仙有道之士
肯匿其名姓無求於代潛遁山林滅影雲壑唯恐人見唯懼人聞豈
肯下謁公卿自鬻其術今者所有誇術藥術者必非知道之士咸為
上利而來自言飛鍊為神以誘權貴賄賂大言恠論驚聽惑時及其
假偽敗露曾不恥於逃遁如此情狀豈可保信其術親餌其藥哉禮
曰夫人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春秋左氏傳曰味以行氣氣以實
之又曰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君子食之以
平其心夫三牲五穀稟自五行發為五味蓋天地生之所以奉人也
是以聖人節而食之以致康強逢吉之福若夫藥石者前聖以之療
疾而後世常食之物况金石皆含酷烈熱毒之性加以燒治動經歲月
所兼烈火之氣必恐難為防制若乃遠徵前史則秦漢之君皆信方
士如盧生徐福樂大李少君其後皆姦偽事發其藥竟無所成事著

史記漢書皆可驗視禮曰君之藥臣先嘗之親之藥子先嘗之臣子也臣願所有金石鍊藥人及所薦之人皆先服一年以考其真偽則自然明驗矣伏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陛下合日月照臨之明稟乾元利貞之德崇正若指南受諫如轉規是必發精金之刃斷可疑之網所有藥術虛誕之徒伏乞特賜罪遣禁其幻惑使浮言盡徹朗日增輝道化侔義農悠久配天地實在此矣伏以貞觀已來左右起居有褚遂良杜正倫呂向韋述等咸能竭其忠誠悉心規諫小臣謬參侍從職奉起居侍從之中最近左右傳曰近臣盡規則近侍之臣上達忠款實其本職也疏奏許旨貶為江陵令穆宗即位柳宗等誅徵磷為兵部員外郎遷刑部郎中有前率府倉曹曲元衡者杖殺百姓栢公成毋法官以公成毋死在辜外元衡父任軍使使以父蔭徵銅栢公成私受元衡資貨毋死不聞公府法寺以經恩免罪濟議曰典刑者公栢也在官者得施於部屬之內若非在官又非部屬雖有私罪必告於官官為之理以明不得擅行鞭捶於齊人也

且元衡身非在官公成毋非部屬而擅憑威力橫此殘虐豈合拘於常典栢公成取貨於讎利毋之死悖逆天性犯則必誅奏下元衡杖六十配流公成以法論至死公議稱之轉考功吏部二郎中寶曆初拜給事中大和四年出為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賜紫坐違法杖殺人貶左庶子分司東都七年遷左散騎常侍充集賢殿學士集歷代文章續梁昭明太子文選成三十卷目曰大和通選并音義目錄一卷上之嘗持文士非素與磷遊者其文章少在其選時論咸薄之八年轉刑部侍郎尋改華州刺史九年復拜刑部侍郎開成元年轉兵部侍郎二年加集賢院學士判院事尋出為河南尹入為兵部侍郎三年四月卒贈戶部尚書謚曰敬磷以道義自處事上盡心尤嫉朋黨故不為權幸所知憲宗竟以藥忤不壽君子以磷為知言穆宗雖誅柳泌既而自惑左右近習稍稍復進方士時有處士張臯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和則必臻於壽考作則必致於傷殘是以古之聖賢務自頤養不以外物撓耳目不徇聲色敗性情

由是和平自臻福慶斯集故易曰無妄之疾勿藥有喜詩曰自天降
靡降福穰穰此皆理合天人著在經訓然則藥以攻疾無疾固不可
餌之也高宗朝處士孫思邈者精識高道深達攝生所著千金方三
十卷行之於代其序論云凡人無故不宜服藥藥氣偏有所助令人
臟氣不平思邈此言可謂洞於事理也或寒暑為寇節宜有乖事資
醫方尚須重慎故禮云醫不三代不服其藥施於凡庶猶且如此况
在天子豈得自輕先朝暮年頗好方士徵集非一嘗試亦多果致危
疾聞於中外足為殷鑒皆陛下素所詳知必不可更踵前車自貽後
悔今朝野之人紛紛竊議直畏忤言莫敢獻言臣蓬艾微生麤麤同
處既非邀寵亦又何求但泛覽古今粗知忠義有聞而默於理不實
願陛下無怒芻蕘庶禪萬一穆宗歎獎其言尋今訪臯不獲

李中敏隴西人父嬰中敏元和末登進士第性剛褊敢言與進士杜
牧李甘相善文章趣向大率相類中敏累從府辟入為監察御史御
史大和中為司門員外郎六年夏旱時王守澄方寵鄭注及

申錫後人側目畏之上以久旱詔求致雨之方中敏上言曰仍
旱非聖德不至直以宋申錫之冤濫鄭注之姦弊今致雨之方莫
斬鄭注而雪申錫士大夫皆危之疏留中不下明年中敏謝病歸洛
陽及訓注誅竟雪申錫召中敏為司勳員外郎尋遷刑部郎中知臺
都其年拜諫議大夫充理匭使上言曰據舊例投匭進狀人先以副
本呈匭使或詭異難行者不令進入臣檢尋文按不見本劾所由但
公六官元奉宣恐是一時之事臣以為本置匭函每日從內將出日
其出入意在使冤濫無告有司不為率理者或論時政或陳利害宜
開其必達之路所以廣聰明而慮幽枉也若今有司先見裁其可否
即中書密其事俾壅塞自伸於九重之意臣伏請今後所有進狀及
月中所出為引進取捨可否斷自中書庶使名實在茲以明置匭之
法從之尋拜給事中

李甘字和鼎長慶末進士擢第又制策登科大和中累官至侍御史
鄭注入翰林侍講舒元與既作相注亦求入中書甘唱於朝曰宰相

者代天理物先德望而後文藝注乃何人敢茲叨竊白麻若出吾必
壞之會李訓亦惡注之所求相注之事竟寢訓不獲已貶甘封州司
馬又有李款者與中敏同時爲侍御史鄭注邠寧入朝款伏閣彈注
云內通勅使外結朝官兩地往來卜射財貨文宗不之省及注用事
款亦被逐開成中累官至諫議大夫出爲蘇州刺史遷洪州刺史江
西觀察使杜牧自有傳

高元裕字景圭勅每人祖魁父集官卑元裕登進士第本名允中大
和初爲侍御史奏改元裕累遷左司郎中李宗閔作相用爲諫議大
夫時改中書舍人九年宗閔得罪南遷元裕出城餞送爲李訓所怒
出爲閬州刺史時鄭注入翰林元裕草注制辭言注以鑿藥奉君親
注怒會送宗閔乃貶之訓注旣誅復徵爲諫議大夫開成三年充翰
林侍講學士文宗寵莊恪太子欲正人爲師友乃兼太子賓客四年
以御史中丞風望峻整上言曰御史府紀綱之地官屬選用宜得實
其人無者臣請出之監察御史杜宣猷柳瓌崔郢侍御史魏中庸

高弘簡並以不稱出爲府縣之職尋而藍田縣人賀蘭進與里內五
十餘人相聚念佛神策鎮將皆捕之以爲謀逆當大辟元裕疑其冤
上疏請出賀蘭進等付臺覆問然後行刑從之會昌中爲京兆尹大
中初爲刑部尚書二年檢校吏部尚書襄州刺史加銀青光祿大夫
渤海郡公山南東道節度使入爲吏部尚書卒元裕兄少逸元恭
少逸長慶末爲侍御史坐弟元裕貶官左授贊善大夫累遷左司郎
中元裕爲中丞少逸遷諫議大夫代元裕爲侍講學士兄弟迭處禁
密時人榮之會昌中爲給事中多所封奏大中初檢校禮部尚書華
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入爲左散騎常侍工部尚書卒元裕子
暉登進士第大中朝由內外制歷丞郎判度支咸通中守中書侍郎

平定事

李漢字南紀宗室淮陽王道明之後道明生景融景融生務該務該
生思思生岌岌已上無名位至岌爲蜀州晉原尉岌生荆荆爲陝州
司馬荆生漢漢元和七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長慶末爲左拾遺散

宗好治宮室波斯賈人李蘇沙獻沉香亭子材漢上疏論之曰若以
沈香爲亭子卽與瑤臺瓊室事同寶曆中王政日僻漢與同列薛延
老因入閣廷奏曰近日除授不由中書擬議多是宣出施行臣恐自
此紀綱大壞姦邪恣行願陛下各勅有司稍存典故坐言忤旨出爲
興元從事文宗卽位召爲屯田員外郎史館脩撰漢韓愈子墜少師
愈爲文長於古學剛訐亦類愈預修憲宗實錄尤爲李德裕所憎大
和四年轉兵部員外郎李宗閔作相用爲知制誥尋遷駕部郎中八
年代宇文鼎爲御史中丞時李程爲左僕射以二府不定奏請定制
先是大和三年兩省官同定左右僕射儀注程中丞已下與僕射
相遇依令致敬歛馬側立待僕射射官已下至中丞到班後朝堂所
次然見其觀象門外立班旣以後官至中丞到班後朝堂所
由引僕射就位傳呼贊導如大夫贊導亦如之御史
大夫與僕射道途相遇則分道而行舊事左右僕射上曰御史中丞
及部侍郎已下羅拜四年中書奏曰僕射受中丞侍郎拜則似太

下并郎官已下拜則太輕起今後諸司四品已下官及御史臺六品
下并郎官並望華故事餘依元和七年勅處分可之至是因李程奏
漢議曰左右僕射初上受左右丞諸曹侍郎諸司四品及御史中丞
已下拜謹按開元禮及六典並無此儀注不知所起之由或以爲僕
射即長自察此語亦無證據唯有曹魏時賈詡讓官表中一句語耳
且尚書令是正長尚無受拜之文故事與御史中丞司隸校尉號三
獨坐伏以朝廷比肩同事聖主南面受拜臣下何安縱有明文尚須
稽革故禮記曰君於士不答拜非其臣則答之況御史中丞殿中御
史是供奉官尤爲不可儀制今雖有隔品之文不知便是受拜否及
御史大夫亦曾受御史已下拜今並不行蓋以禮數僭逼非人臣所
安元和六年七月詔崔邠段平仲與當時禮官王涇韋公肅等同議
其事理甚精詳今請舉而行之庶爲折衷時程入省竟依舊儀議者
以漢奏爲是七年轉禮部侍郎八年改戶部侍郎九年四月轉吏部
侍郎六月李宗閔得罪罷相漢坐其黨出爲邠州刺史宗閔再貶漢

亦改汾州司馬仍三二十年不得錄用會昌中李德裕用事漢竟淪
而卒漢弟澹洗潘皆登進士第潘大中初為禮部侍郎漢子貺亦
登進士第

李景儉字寬中漢中王瑀之孫父褚太子中舍景儉貞元十五年登
進士第性俊朗博聞強記頗閱前史詳其成敗自負王霸之略於士
大夫間無所屈降貞元末韋執誼王叔文東宮用事尤重之待以管
攝之才叔文竊收屬景儉居母喪故不及從坐韋夏卿留守東都辟
為從事實為御史中丞引為監察御史羣以罪左遷景儉坐貶江
陵戶曹累轉忠州刺史元和末入朝時政惡之出為澧州刺史與元
稹李紳相善時紳稹在翰林屢言於上前及延英辭日景儉自陳已
伯鵠宗憐之追詔拜倉部員外郎月餘驟遷諫議大夫性既矜誕寵
擢之後凌蔑公卿大臣使酒尤甚中丞蕭俛學士段文昌相次輔政
景儉輕之形於談詭二人俱訴之穆宗不獲已貶之制曰諫議大夫
李景儉擢自宗枝嘗探儒術荐歷臺閣亦分郡符動或違仁行不出

義附借幸以虧節通姦黨之陰謀衆情皆疑羣議難息據因緣之狀
當其黜科順長養之時特從寬典勉宜省過無或徇非可建州刺史
未幾元稹用事自郡召還復為諫議大夫其年十二月景儉朝退與
兵部郎中知制誥馮宿庫部郎中知制誥楊嗣復起居舍人溫造司
勳員外郎李肇刑部員外郎王鎰等同謁史官獨孤朗乃於史館飲
酒景儉乘醉詣中書謁宰相呼王播崔植杜元穎名面疏其失辭頗
悖慢宰相遜言止之旋奏貶漳州刺史是日同飲於史館者皆貶逐
景儉未至漳州而元稹作相改授楚州刺史議者以景儉使酒凌忽
宰臣詔令纔行遽遷大郡稹懼其物議追還授少府少監從坐者皆
召還而景儉竟以忤物不得志而卒景儉疏財尚義雖不厲名節死
之日知名之士咸惜之景儉弟景儒景信景仁皆有藝學知名於時
景仁皆登進士第

史臣曰仲尼有言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而激論考第仲方
駘論誠知後悔不能息言可謂狷當賊注挾邪之辰羣公結舌而

澁然而中敏李甘元裕或肆其言或奮其筆暴揚醜迹不憚撩鬚謂
之為狂即有遺恨比夫請劍斷佞亦可同年而語也南紀有良史才
足以自立而協比權幸顛沛終身君子慎獨庸可忽諸景儉自負大
過湯而無檢良驥跣施之患也
贊曰張李切言利刃決雲裴諫方士深誠愛君言排賊注高李不羣
漢儉朋比夫何足云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一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一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牛僧孺僧孺子蔚

李石石弟福

令狐楚楚弟定楚子緒緇

蕭俛俛弟傑俛從弟

令狐楚字殷士自言國初十八學士德棻之裔祖崇亮綿州昌明縣
令父承簡太原府功曹家世儒素楚兒童時已學屬文弱冠應進士
貞元七年登第杜管觀察使王拱愛其才欲以禮辟召懼楚不從乃
先聞奏而後致聘楚以父塚太原有庭闈之戀又感拱厚意登第後
往桂林謝拱不預宴遊乞歸奉養即還太原人皆義之李說嚴綬
鄭儆相繼鎮太原高其行義皆辟為從事自掌書記至節度判官歷
殿中侍御史楚才思俊麗德宗好文每太原奏至能辨楚之所為頗
稱之鄭儆在鎮暴卒不及處分後事軍中喧譁將有急變中夜十數
騎持刀迫楚至軍門諸將環之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即成

讀示三軍無不感泣軍情乃安自是聲名益重丁父憂以孝聞免喪
徵拜右拾遺改太常博士禮部員外郎母憂去官服闋以刑部員外
郎徵轉職方員外郎知制誥楚與皇甫鏞蕭俛同年登進士第元和
九年鏞初以財賦得幸薦俛楚俱入翰林充學士遷職方郎中中書
舍人皆居內職時用兵淮西言事者以師久無功宜宥賊罷兵唯裴
度與憲宗志在殄寇十二年夏度自宰相兼彰義軍節度淮西招撫
宣慰處置使宰相李逢吉與度不協與楚相善楚草度淮西招撫使
制不合度言度請改制內三數句語憲宗方責度用兵乃罷逢吉相
任亦罷楚內職守中書舍人元和十三年四月出為華州刺史其年
十月皇甫鏞作相其月以楚為河陽懷節度使十四年四月裴度出
鎮太原七月皇甫鏞薦楚入朝日朝議郎授朝議大夫中書侍郎同
平章事與鏞同處台衡深承顧待十五年正月憲宗崩詔楚為山陵
使仍撰哀冊文時天下怒皇甫鏞之奸邪穆宗即位之四日群臣素
服於月華門外宣詔與鏞將殺之會蕭俛作相託中官救解方與

澤州物議以楚因鏞作相而逐裴度群情共怒以蕭俛之故無敢措
言其年六月山陵畢會有告楚親吏賊汙事發出為宣歙觀察使楚
亦奉山陵時親吏韋正牧奉天令于翬翰林陰陽官等同隱官錢不
給上徒價錢移為羨餘十五萬貫上獻怨訴盈路正牧等下獄伏罪
皆誅楚再貶衡州刺史時元稹初得幸為學士素惡楚與鏞膠固希
寵植草楚衡州制略曰楚早以文藝得踐班資憲宗念才擢居禁近
異端斯害獨見不明密隳討伐之謀潛附奸邪之黨因緣得地進取
多門遂忝台階實妨賢路楚深恨稹長慶元年四月量移郢州刺史
憲宗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二年十一月授陝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
大夫陝州觀察使制下旬日諫官論奏言楚所犯非輕未合居廉察
上知之遽令追制時楚已至陝州視事一日矣復授賓客歸東
都時李逢吉作相極力援楚以李紳在禁密沮之未能擅柄敬宗即
命逢吉逐李紳尋用楚為河南尹兼御史大夫其年九月檢校禮部
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汴宋毫觀察等使汴軍素驕累逐主帥

前後諸引兄弟率以峻法繩之人皆偷生未能革志楚長於撫理前
鎮河陽代烏重胤移鎮滄州以河陽軍三千人爲牙卒卒咸不願從
中路叛歸又不敢歸州聚於境上楚初赴任聞之乃疾驅赴懷州潰
卒亦至楚單騎喻之咸令橐弓解甲用爲前驅卒不敢亂及莅汴州
解其酷法以仁惠爲治去其太甚軍民咸悅翕然從化後竟爲善地
汴帥前列始至卒以錢二百萬實其私藏楚獨不取以其羨財治廩
舍及百間人和二年九月徵爲戶部尚書三年三月檢校兵部尚書
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其年十一月進位檢校右僕射鄆州刺
史人守軍節度鄆曹漢觀察等使奏故東平縣爲天平縣屬歲旱儉
人不相食楚以官贍貧而無流亡者六年二月改太原尹北都留守
河東節度等使楚久在并州練其風俗因人所利而利之雖屬歲旱
人無轉徙楚始自書生隨計成名皆在太原實如故里及是秉旄作
節邑宰歡迎楚綬撫有方軍民胥悅七年六月入爲吏部尚書仍檢
校右僕射故事檢校官高者便從其班楚以正官三品不宜從二品

之列請從本班優詔嘉之九年六月轉太常卿十月守尚書左僕射
進封彭陽郡開國公十一月李訓兆亂京師大擾訓亂之夜文宗召
右僕射鄭覃與楚宿于禁中商量制勅上皆欲用爲宰相楚以王涯
賈餗冤死敘其罪狀浮泛仇士良等不悅故輔弼之命移於李石乃
以本官領鹽鐵轉運等使先是鄭注上封豈摧茶使額鹽鐵使兼領
之楚奏罷之曰伏以江淮數年已來水旱疾疫凋傷頗甚愁歎未平
今夏及秋稍校豐稔方須惠郵各使安存昨者忽奏摧茶實爲蠹政
蓋是下涯破滅將至怨怒合歸豈有令百姓移茶樹於官場中栽植
摘茶葉於官場中造作有同兒戲不近人情方在恩權孰敢沮議朝
班相顧而失色道路以目而吞聲今宗社降靈奸兇盡戮聖明垂祐
黎庶合安微臣蒙恩兼領使務官銜之內猶帶此名俯仰若驚夙宵
知懼伏乞特迴聖聽下鑒愚誠速委宰臣除此使額緣軍國之用或
關山澤之利有遺許臣條疏繕具聞奏採造將及妨廢爲虞前月二
十一日內殿奏對之次鄭覃與臣同陳論訖伏望聖慈早賜處分一

依舊法不用新條唯納摧之時須節級加價商人轉賣必校稍貴即是錢出萬國利歸有司既不害茶商又不擾茶戶上以彰陛下愛人之德下以竭微臣憂國之心遠近傳聞必當感悅從之先是元和十年出內庫弓箭陌刀賜左右街使元宰相入朝以爲翼衛及建福門而止至是因訓注之亂悉罷之楚又奏諸道新授方鎮節度使等具帑抹帶器仗就尚書省兵部參辭伏以軍國異容古今定制若不由舊斯爲改常未聞省閤之門忽內弓刀之器鄭注外蒙恩寵內蓄兇狂首創奸謀將興亂兆致王璠郭行餘之輩敢驅將吏直詣闕庭震驚東輿騷動京國血濺朝路尸僵禁街史冊所書人神共憤既往不咎比源尚州前件事宜伏乞速令停罷如須參謝即具公服從之又奏請罷修曲江亭絹一萬三千七百匹迴修尚書省從之開成元年上已賜白寮曲江亭宴楚以新誅大臣不宜賞宴獨稱疾不赴論者美之以權在內官累上疏乞解使務其年四月檢校左僕射與元尹元山南西道節度使二年十一月卒于鎮年七十二冊贈司空謚曰

文楚風儀嚴重若不可犯然寬厚有禮門無雜賓嘗與從事宴語方酣有非類偶至立命徹席毅然色變累居重任貞操如初未終前三日猶吟詠自若疾甚諸子進藥未嘗入口曰修短之期分以定矣何須此物前一日召從事李商隱曰吾氣魄已殫情思俱盡然所懷未已強欲自寫聞天恐辭語乖舛子當助我成之即秉筆自書曰臣永曆際會受國深恩以祖以父皆蒙褻贈有弟有子並列班行全腰領以從先人委體魄而事先帝此不自達誠爲甚愚但以永去泉扃長辭雲陛更陳尸諫猶進瞽言雖號叫而不能豈誠明之敢忘今陛下春秋鼎盛寰海鏡清是修教化之初當復理平之始然自前年夏秋以來貶謫者至多誅戮者不少望普加鴻造稍霽皇威歿者昭洗以雲雷存者沾濡以雨露使五穀嘉熟兆人安康納臣將盡之苦言慰臣水壘之幽魄書訖謂其子緒緇曰吾生無益於人勿請謚號葬日勿請鼓吹唯以布車一乘餘勿加飾銘誌但志宗門秉筆者無擇高節當歿之夕有大星賓於寢室之上其光燭廷楚端坐與家人告訣

已而終嗣子奉行遺言詔曰生爲名臣歿有理命終始之分可謂
兩全鹵簿哀榮之末節難違往意誅謚國家之大典須守彝章鹵簿
官傳易名須準舊例後綯責累贈至太尉有文集一百卷行於時所
撰憲宗哀冊文辭情典鬱爲文士所重

楚弟定字履常元和十一年進士及第累辟使府大和九年累遷至
職方員外郎弘文館直學士檢校右散騎常侍桂州刺史桂管都防
禦觀察等使卒贈禮部尚書

緒以蔭授官歷隨壽汝三郡刺史在汝州日有能政郡人請立碑頌
德緒以弟綯在輔弼上言曰臣先父元和中特承恩顧弟綯官不因
人出自宸衷臣伏覩詔書以臣刺汝州日粗立政勞吏民求立碑頌
尋乞追罷臣任隨州日郡人乞留得上下考及轉河南少尹加金紫
此名已聞於日下不必更立碑頌乞賜寢停宣宗嘉其意從之

綯字子直大和四年登進士第釋褐弘文館校書郎開成初爲左拾
遺二年丁父喪服闋授本官尋改左補闕史館修撰累遷庫部戶部

員外郎會昌五年出爲湖州刺史大中二年召拜考功郎中尋知制
誥其年召入充翰林學士三年拜中書舍人襲封彭陽男食邑三百
戶尋拜御史中丞四年轉戶部侍郎判本司事其年改兵部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綯以舊事帶尚書省官合先省上上日同列集於
少府監時白敏中崔龜從曾爲太常博士至相位欲榮其舊署乃改
集於太常禮院龜從手筆志其事於壁綯輔政十年累官至吏部尚
書右僕射涼國公食邑二千戶十三年罷相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晉絳等節度使咸通二年改汴州刺史宣武軍
節度使三年冬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
累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徒進食邑至三千戶九年徐州戍兵龐
勛自桂州擅還七月至浙西泝江自白沙入濁河剽奪舟舩而進綯
聞勛至遣使慰撫供給芻米都押衙李湘白綯曰徐兵擅還必無好
意雖無詔命除討權變制在藩方昨其黨來投言其數不踰二千而
虛張舟航旗幟恐人見其實涉境已來心頗憂惴計其水路須出高

郵縣界河岸斗峻而水深狹若出奇兵邀之俾獲船縱火於前勁兵奮擊於後敗走必矣若不於此誅鋤俟濟淮泗合徐人負怨之徒不下十萬則禍亂非細也絢性懦緩又以不奉詔命謂湘曰長淮已南他不為暴從他過去餘非吾事也其年冬龐勛殺崔彥曾據徐州聚衆六七萬徐無兵食乃分遣賊帥攻剽淮南諸郡滁和楚壽繼陷穀食既盡淮南之民多為賊所敗時兩淮郡縣多陷唯杜愐守泗州賊攻之經年不能下初詔絢為徐州南面招討使賊攻泗州急絢令李湘將兵五千人援之賊聞湘來援遣人致書于絢辭情遂順言朝廷累有詔赦宥但抗拒者三兩人耳旦夕圖去之即束身請命願相公保任之絢即奏聞請賜節鉞仍誠李湘但戍淮口賊已招降不得立異繇是湘軍解甲安寢去警徹備日與賊軍相對歡笑交言一日賊軍乘間步騎徑入湘壘淮卒五千人皆被生繫送徐州為賊蒸而食之相與監軍郭厚本為龐勛斷手足以徇於康承訓軍時浙西杜審權發軍千人與李湘約會兵大將程行約勇敢知名浙軍未至而

和... 分兵立淮南... 爲交關之狀行約軍望見急趨之千... 止爲賊所縛... 州... 師朝廷以左衛大將軍徐州西南面... 招討使馬舉代絢為淮南節度使十二年八月授檢校司徒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十三年以本官為鳳翔尹鳳翔隴節度使進封趙國公食邑三千戶卒子高澄渙胤

高少舉進士以父在內職而止及絢輔政十年高以鄭顛之親驕縱不法日事遊宴貨賄盈門中外為之側目以絢黨援方盛無敢措言及懿字即位訟者不一故絢罷權軸既至河中上言曰臣男高安自孩提便從師訓至於詞藝頗及輩流會昌二年臣任戶部員外郎時已不應舉至大中二年猶未成名臣自湖州刺史蒙先帝擢授考功郎中知制誥尋充學士繼叨渥澤遂忝樞衡事體有妨因令罷舉自當廢絕一十九年每遣退藏更令勤勵臣以祿位逾分齒髮已衰男高年過長成未霑一第犬馬私愛實切憫傷臣二三年來頗乞罷免每年取得文解意待纒離中書便令赴舉蒙恩制寵以近蕃伏緣

已過禮部試期便令就試至於與奪出自主司臣固不敢撓其衡柄
臣初離機務合具上聞昨延英奉辭本擬面奏伏以戀恩友切陳誠
至難伏冀宸慈察臣丹懇詔令就試是歲中書舍人裴垣權知貢舉
登第者三十人有鄭義者故戶部尚書幹之孫裴弘餘故相休之子
魏肅故相扶之子及高皆名臣子弟言無實才諫議大夫崔瑄上疏
論之曰今孤高昨以父居相位權在一門求請者詭黨風趨妄動者
群邪雲集每歲貢闈登第在朝清列除官事望雖出於細取捨全由
於滿吻然如市旁若無人權動寰中勢傾天下及絢罷相作鎮之日
便令滿納卷貢闈豈可以父在樞衡獨撓文柄請下御史臺按問文
解日月者奏疏不下滿既及第釋褐長安尉集賢校理咸通二年遷
右拾遺史館修撰制出左拾遺劉蛻起居郎張雲各上疏極論滿云
恃父秉權恣受貨賂取李琢錢除孫安南都護遂致繼陷交州張雲
言大中十年緇以諫議大夫豆盧籍刑部郎中李勣為憂士已下侍
讀欲立憂士為東宮欲亂先朝子弟之序滿內倚鄭顯人誰敢言時

紉在淮南累表自雪懿宗重傷大臣意貶雲為興元少尹蛻為華陰
令改高詹事府司直滿為衆所非宦名不達渙風俱登進士第煥位
至中書舍人定子緘緘子澄湘登亦以進士登第累辟使府
牛僧孺字思黯隋僕射奇章公弘之後祖紹父幼簡官卑僧孺進士
擢第登賢良方正制科釋褐伊闕尉遷監察御史轉殿中歷禮部員
外郎元和中改都官知臺雜尋換考功員外郎充集賢直學士穆宗
即位以庫部郎中知制誥其年十一月改御史中丞以州府刑獄淹
帶人多冤抑僧孺條疏奏請按劾相繼中外肅然長慶元年宿州刺
史李直臣坐贓當死直臣賂中貴人為之申理僧孺堅執不回穆宗
而諭之曰直臣事雖僭失然此人有經度才可委之邊任朕欲貸其
去僧孺對曰凡人不才止於持錄取容耳帝王立法束縛奸雄正為
才多者祿山朱泚以才過人濁亂天下况直臣小才又何屈法哉上
嘉其守法尚賜金紫二年正月拜戶部侍郎三年三月以本官同平
章事初韓弘入朝以宣武舊事人多流言其子公武以家財厚賂權

華及多言者班列之中悉受其遺俄而父子俱卒孤孫幼小穆宗恐
為斷卷竊盜乃命中使至其家閱其宅簿以付家老而簿上具有納
賂之所唯於僧孺官側朱書曰某月日送牛侍郎物若干不受却付
訖穆宗按簿甚悅居無何議命相帝首可僧孺之名敬宗即位加中
書侍郎銀青光祿大夫封奇章子邑五百戶十二月加金紫階進封
郡公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寶曆中朝廷政事出於邪倖大臣朋
比僧孺不奈群小拜章求罷者數四帝曰俟子郊禮畢放卿及穆宗
祔廟郊報後又拜章陳退乃於鄂州置武昌軍額以僧孺檢校禮部
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鄂州刺史武昌軍節度使岳斬黃觀察等
使江夏城風土散惡難立垣墉每平加兵築城青苑以覆之吏緣為
奸黨弊綿歲僧孺至計苑苦甚築之費萬計即賦之以博以當
苦築之價凡五年墉皆登葺盡毀永隆屬郡沔州與鄂隔江相對虛
張吏員乃奏廢之以其所管漢陽文川兩縣隸鄂州文宗即位就加
檢校吏部尚書凡鎮江夏五年大和三年李宗閔輔政屢薦僧孺有

才不宜居外四年正月召還守兵部尚書同平章事五年正月幽州
軍亂逐其帥李載義文宗以載義輸忠於國遠聞失帥駭然急召宰
臣謂之曰范陽之變奈何僧孺對曰此不足煩聖慮且范陽得失不
繫國家休戚自安史已來翻覆如此前時劉摠以土地歸國朝廷耗
費百萬終不得范陽尺帛斗粟入于天府尋復為梗至今日誠亦由
前也載義但因而撫之俾扞奚契丹不令入寇朝廷所賴也假以節
旄必自陳力不足以逆順治之帝曰吾初不詳思卿言是也即日命
中使宣慰尋加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六年吐蕃遣使論董勃義
入朝修好俄而西川節度李德裕奏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以城降
德裕又上利見云若以生羌三千出我不意燒十三橋擣戎之腹心
可以得志矣上惑其事下尚書省議衆狀請如德裕之策僧孺奏曰
此議非也吐蕃疆土四百萬里失一維州無損其勢況論董勃纔還
劉元鼎未到比來修好約罷戎兵中國禦戎守信為上應敵次之今
一朝失信戎醜得以為詞聞贊普牧馬茹川俯於秦隴若東襲隴坂

徑走回中不三日抵咸陽橋而發兵枝梧駭動京國事或及此雖得
自維州亦何補也上曰然遂詔西川不內維州降將僧孺素與德裕
仇怨雖議邊公體而怙德裕者以僧孺害其功謗論沸然帝亦以爲
不直其年十二月檢校左僕射兼平章事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
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時中尉王守澄用事多納纖人竊議時政禁
中事密莫知其說一日延英對宰相文宗曰天下何由太平卿等有
意於此乎僧孺奏曰臣等待罪輔弼無能康濟然臣思太平亦無象
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上無淫霍下無怨讟私室無強家
公議無壅滯雖未及至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太平非臣等所及
既退至中書謂同列曰吾輩爲宰相天子責成如是安可久處茲地
邪旬日間三上章請退不許會德裕黨盛垂將入朝僧孺故得請上
既受左右邪說急於太平奸人伺其銳意故訓注見用數年之間幾
危宗社而僧孺進退以道議者稱之開成初搢紳道喪閭寺弄權僧
孺嫌處重藩求歸散地累拜章不允凡在淮甸六年開成二年五月

加檢校司空食邑二千戶判東都尚書省事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
禦使僧孺識量弘遠心居事外不以細故介懷洛都築第於歸仁里
任淮甯時嘉木怪石置之階庭館宇清華竹木幽邃常與詩人白居易
易吟詠其間無復進取之懷三年九月徵拜左僕射仍令左軍副使
王元直齎告身宣賜舊例留守入朝無中使賜詔流例恐僧孺退讓
促令赴闕僧孺不獲已入朝屬莊恪太子初薨延英中謝日語及太
子乃起陳父子君臣之義人倫大經不可輕移國本上爲之流涕是
時宰相皆僧孺僚舊未嘗造其門上頻宣召託以足疾久之上謂楊
嗣復曰僧孺稱疾不任趨朝未可即令自便四年八月復檢校司空
判中書事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使加食邑至三千戶辭日賜觚散
金銀古器令中使喻之曰以卿正人賜此古器卿且少留僧
孺奏曰漢南水旱之後流民待理不宜淹留再三請行方允武宗即
位就加檢校司徒會昌二年李德裕用事罷僧孺兵權徵爲太子少
保累加太子少師大中初卒贈太子太師諡曰文貞僧孺少與李宗

閔同門生尤為德裕所惡會昌中宗閔棄在為生還僧孺數為德裕
搗排欲加之罪但以僧孺貞方有素人望式瞻無以伺其隙德裕南
遷所著窮愁志引里俗犢子之識以斥僧孺又目為太牢公其相憎
恨如此僧孺二子蔚藁

蔚字大章十五應兩經舉大和九年復登進士第三府辟署為從事
入朝為監察御史大中初為右補闕屢陳章疏指斥時病宣宗嘉之
曰牛氏子有父風差慰人意尋改司門貞外郎出為金州刺史入拜
禮部郎中以祀事準禮天官司所掌班列有特權越職者蔚奏正
之為特權所忌左授國子博士分司東都踰月權臣罷免復徵為吏
部郎中兼史館修撰遷左諫議大夫咸通中為給事中延英謝日面
賜金紫蔚封駁無避帝嘉之踰歲遷戶部侍郎襲封奇章侯以公事
免咸中復本官歷工禮刑三尚書咸通末檢校兵部尚書興元尹山
南西道節度使在鎮三年時中官用事急於賄賂屬徐方用兵兩中
尉諷諸藩貢奉助軍蔚盡索軍府之有二十萬端匹隨表進納中官

知即以神策將吳行魯代還及黃巢犯關乃自京師奔道避地山南
拜章請老以尚書左僕射致仕卒累贈大尉子循徽

微咸通八年登進士第二佐諸侯府得殿中侍御史賜緋魚入朝為
右補闕再遷吏部員外郎乾符中選曹猥濫吏為姦弊每歲選人四
千餘負微性貞剛特為起請由是銓敘稍正能否旌別物議稱之巢
賊犯京師父蔚方病微與其子自扶藍輿投竄山南閣路險狹盜賊
縱橫谷中遇盜擊微破首流血被體而捉輿不輟盜苦迫之微拜之
曰父年高疾甚不欲駭動人皆有父事相垂恤盜感之而止及前谷
又逢前盜相告語曰此孝子也即同舉輿延於其家以帛封瘡臚飲
奉割留之信宿得達梁州故吏感恩爭來奔問時僖宗已幸成都微
至行朝拜章乞歸侍疾已除諫議大夫不拜謂宰相杜讓能曰願留
兄伯在朝以當門戶乞侍醫藥時循為給事中丞相許之其年鍾家
艱執喪梁漢既除以中書舍人徵未赴疾作以舍人綸制之地不可
曠官請授散秩改給事中從駕還京至陳倉疾甚經年方聞宰相張

春為招討使奏徵為判官檢校左散騎常侍詔下鳳翔促令赴闕徵
謂所親曰國步方艱皇居初復帑庫皆虛正賴群臣協力同心王室
而於破敗之餘國難之舉俾諸侯離心必貽後悔也以吾東疾之
年安能為之扞難辭疾不起明年睿敗召徵為給事中楊復恭叛歸
山南李茂貞上表請自出兵糧問罪但授臣招討使奏不待報茂貞
與王行瑜軍已出疆上怒其專不時可之茂貞恃強章疏不已昭宗
征英召諫官宰相議可否以邠鳳皆有中人內應不敢極言相顧辭
難上情不悅徵奏曰兩朝多難茂貞實有翼衛之功惡諸場阻兵意
在嫉惡所造次者不俟命而出師也近聞兩鎮兵入界多有殺傷陛
下若不處分梁漢之民盡矣須授以使名明行約束則軍中爭不畏
去帝曰此言極是乃以招討之命授之及茂貞平賊自恃寢驕多撓
國政命杜讓能料兵討之徵諫曰岐是國門茂貞倔強不顧禍患萬
一蹉跌挫國威也不若漸以制之及師出復召徵謂之曰卿能斟酌
時事此軍烏合朕料必平卿以為捷在何日徵對曰臣忝侍從諫諍

之列所言軍國據理陳聞如破賊之期在陛下考著龜責將帥非臣
之職也而王師果劔大臣被害徵尋改中書舍人歲中遷刑部侍郎
封奇章男岩胤連結汴州惡徵言事改散騎常侍不拜換太子賓客
天復初賊臣用事朝政不綱拜章請罷詔以刑部尚書致仕乃歸樊
川別墅病卒贈吏部尚書

昭宗表徵開成二年登進士第出佐使府歷踐臺省乾符中位至劔
南西川節度使黃巢之亂從幸西川拜太常卿以病求為巴州刺史
不許駕還拜吏部尚書襄王之亂避地太原卒于嶠位至尚書郎
蕭儉字思謙曾祖太師徐國公嵩開元中宰相相華襲徐國公肅宗
朝宰相父恒贈吏部尚書皆自有傳儉貞元七年進士擢第元和初
復登賢良方正制科拜右拾遺遷右補闕元和六年召充翰林學士
七年轉司封員外郎九年改駕部郎中知制誥內職如故坐與張仲
方善仲方駁李吉甫諡議言用兵徵發之弊由吉甫而生憲宗怒貶
仲方儉亦罷學士左授太僕少卿十三年皇甫鏗用事言於憲宗拜

倪御史中丞倪與鑄及令狐楚同年登進士第明年鑄援楚作相二人俱薦倪於上自是顧眄日隆進階朝議郎飛騎尉襲徐國公賜緋魚袋穆宗即位之月議命宰相令狐楚援之拜中書侍郎平章事仍賜金紫之服八月轉門下侍郎十月吐蕃寇涇源命中使以禁軍援之穆宗謂宰相曰用兵有必勝之法乎倪對曰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聖主不得已而用之以仁討不仁以義討不義先務招懷不為掩襲古之川兵不斬祀不殺虜不擒二毛不犯田稼安人禁暴師之上也如收之甚於水火故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此必勝之道也如或縱肆小忿輕動干戈使敵人怨結師出無名非唯不勝乃自危之道也固宜深慎帝然之時令狐楚左遷西川節度使王播廣以貨幣賂中人擢宰相為宰相而宰相段文昌復左右之倪性嫉惡延英面言播之穢邪納賄喧於中外不可以汙台司事已垂成帝不之省倪三上章求罷相任長慶元年正月守左僕射進封徐國公罷知政事倪居相位孜孜正道重慎名器每除一官常慮乖當故鮮有簡拔而涉剋深

然志嫉奸邪脫屣重位時論稱之穆宗棄章武恢復之餘即位之始兩河廓定四鄙無虞而倪與段文昌屢獻太平之策以為兵以靜亂時已治矣不宜黷武勸穆宗休兵偃武又以兵不可頓去請密詔天下軍鎮有兵處每年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謂之消兵帝既荒縱不能深料遂詔天下如其策而行之而藩籍之卒合而為盜伏於山林則軍卒克融王廷湊復亂河朔一呼而遺卒皆至朝廷方徵兵諸藩籍既不充尋行招募烏合之徒動為賊敗由是復失河朔蓋消兵之失也倪性介獨持法守正以已輔政日淺超擢太驟三上章懇辭僕射不拜詔曰蕭倪以勤事國以疾退身本末初終不失其道既罷樞務俾居端揆朕欲加恩超等復吾前言而繼有讓章至於三四敦諭頗切陳乞彌堅成爾謙光移之選部可吏部尚書倪又以選曹簿書煩雜非攝生之道乞換散秩其年十月改兵部尚書二年以疾表求分司不許三月改太子少保尋授同州刺史寶曆二年復以少保分司東都文宗即位授檢校左僕射守太子少師倪稱疾篤不任赴闕

先罷所授官詔曰新除太子少師蕭俛代炳台耀躬茂天爵文可以
經邦俗行可以感動神祇夷澹粹和精深敏直進退由道周旋令
名近以師傅之崇疇于舊德俾從優逸冀保養頤而抗疏懇辭勇退
知止嘗亦敦諭確乎難拔遂茲牢讓以厚時風可銀青光祿大夫守
尚書左僕射致仕俛趣尚簡潔不以聲利自污在相位時穆宗詔撰
故成德軍節度使王士貞神道碑對曰臣器褊狹此不能強王承宗
先朝阻命事無可觀如臣秉筆不能溢美或撰進之後例行貶遺臣
若公然阻絕則違陛下撫納之宜僂俛受之則非微臣平生之志臣
不願為之秉筆帝嘉而免之俛家行尤孝母韋氏賢明有禮理家甚
嚴俛雖為宰相侍母左右不異褐衣時丁母喪毀瘠踰制免喪文宗
徵詔懇以疾辭既致仕于家以洛都官屬賓友避歲時請謁之煩乃
歸濟源別墅逍遙山野嘯詠窮年八年以莊恪太子在東宮上欲以
耆德輔導復以少師徵之俛令弟傑奉表京師復納制書堅辭痼疾
詔曰不待年而求謝於理身之道則至矣其如朝廷之望回朕以肇

建元良精求師傅遐想漢朝故事玄成石慶當時重德咸歷此官吾
以元子幼冲切於師訓欲以賴汝發明古今冀忠孝之規日聞于耳
特遣左右至於林園而卿高道條然屏絕趨進復遣令弟還吾詔書
天爵自優冥鴻方遠不轉之志其堅若山循省來章致煩為愧終以
呂尚之秩遂其踈曠之心勵俗激貪所補多矣有益於政寄聲以聞
亦有望於舊臣矣可太子太傅致仕開成二年俛弟俛授楚州刺史
辭日文宗謂俛曰蕭俛先朝名相勛力未衰可一來京國朕賜俛詔
書匹帛卿便賫至濟源道吾此意詔曰卿道冠時髦業高儒行著作
嶠濟川之効弘致君匡國之規留芳巖廊逸老林壑累降褒詔亟加
崇秩而志不可奪情見于辭鴻飛入冥吟想增歎今賜緡三百匹便
令蕭俛宣示俛竟不起卒

傑字豪士元和十二年登進士第累官侍御史遷主客員外郎大和
九年十月鄭注為鳳翔節度使慎選叅佐李訓以傑檢校工部郎中
充鳳翔觀察判官其年十一月鄭注誅傑為鳳翔監軍使所害俛

以修授官大和中累遷至河南少尹九年五月拜諫議大夫開成二
年出爲楚州刺史四年三月遷越州刺史御史中丞浙東都團練觀
察使會昌中入爲左散騎常侍遷檢校刑部尚書華州刺史潼關防
禦等使大中初坐在華州時斷獄不法授太子賓客分司四年檢校
戶部尚書兗州刺史充沂海節度使復入爲太子賓客大中十二年
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卒俛從父弟倣

倣父悟恒之弟也悟仕至大理司直倣大和元年登進士第大中朝
歷諫議大夫給事中咸通初遷左散騎常侍懿宗急臨朝政僻於奉
佛內結道場聚僧念誦又數幸諸寺施與過當倣上疏論之曰臣聞
玄祖之道由慈儉爲先而素王之風以仁義爲首相公百代作則千
年至聖至明不可易也如佛者生於天竺去彼王宮割愛中之至難
取滅後之殊勝名歸象外理絕塵中非爲帝王而所能慕也昔貞觀
中高宗在東宮以長孫皇后疾亟嘗上言曰欲請度僧以資福事后
曰爲善有徵吾未爲惡善或無報求福非宜且佛者異方之教所可

存而勿論豈以一女子而紊王道乎故謚爲文德且母后之論尚能
如斯哲王之謨安可反是伏覩陛下留神天竺屬意桑門內設道場
中開講會或手錄梵筴或口揚佛音雖時啓於延英從容四輔慮稍
稀於聽政廢失萬機居安思危不可忽也夫從容者君也必疇咨於
臣盡忠匡救外逆其耳內沃其心陳臯陶之謨述仲虺之誥發揮王
道恢益帝圖非賜對之間徒待坐而已夫廢失者上拒其諫下希其
言則狎玩意在順從漢重神仙東方朔著十洲之記梁崇佛法劉
孝儀詠七覺之詩致祠禱無休講誦不已以至大空海內中輟江東
以此言之是廢失也然佛者當可以悟取不可以相求漢晉已來互
興寶刹姚石之際亦有高僧或問以苦空究其不滅止聞有性多曰
忘言執著貪緣非其旨也必乞陛下力求民瘼虔奉宗祧思繆賞與
濫刑其殃立至俟勝殘而去殺得福甚多幸罷講筵頻親政事昔年
韓愈已得罪於憲宗今日微臣固甘心於遐徼疏奏帝甚嘉之四年
本官權知貢舉遷禮部侍郎轉戶部以檢校工部尚書出爲滑州刺

史充義成軍節度鄭滑穎觀察處置等使在鎮四年滑臨黃河頻年水潦河流泛溢壞西北隄倣奏移河四里兩月畢功畫圖以進懿宗嘉之就加刑部尚書入爲兵部尚書判度支轉吏部尚書選序平允咸通末復爲兵部尚書判度支尋以本官同平章事累遷中書門下二侍郎兼戶部兵部尚書遷左右僕射改司空弘文館大學士蘭陵郡開國侯俄而盜起河南內官握兵王室濁亂倣氣勁論直同列忌之罷知政事出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倣性公廉南海雖富珍奇月俸之外不入其門家人疾病鑿工治藥須烏梅左右於公厨取之倣知而命還促買於市遇亂不至京師而卒

于廩咸通三年進士擢第累遷尚書郎乾符中以父出鎮南海免官侍行中和中徵爲中書舍人再遷京兆尹僖宗再幸山南廩以疾不能從襄王僭竊廩宗人違受僞署廩懼自洛避地河朔鎮異節度使王鎔館之於深州光化三年卒廩貞退寡合綽有家法初從父南海地多穀紙倣勅子弟繕寫缺落文史廩白曰家書缺者誠宜補葺然

此去京師水陸萬里不可露資當須篋笥人觀兼乘謂是貨財古人意以之嫌得爲深誠倣曰吾不之思也故濁亂之際克保令名子願亦登進士第後官位顯達

李石字中玉隴西人祖堅父明石元和十三年進士擢第從涼國公李聽歷四鎮從事石機辯有方略尤精吏術藩府稱之自聽征伐常司留使務事無不辦大和三年爲鄭滑行軍司馬時聽握兵河北令石入朝奏事占對明辯文宗目而嘉之府罷入爲工部郎中判鹽鐵案五年改刑部郎中由兵部郎中令狐楚請爲太原節度副使七年拜給事中九年七月權知京兆尹事十月遷戶部侍郎判度支事文宗自德裕宗閔朋黨相傾大和七年已後宿素大臣疑而不用意在擢用新進孤立庶幾無黨以革前弊故賈餗舒元輿驟階大用及訓注伏誅欲用令狐楚尋而中輟石自朝議郎加朝議大夫以本官同平章事判使如故石器度豁如當官不撓自京師變亂之後宦者氣盛凌轡南司延英議事中貴語必引訓以折文臣石與鄭覃嘗謂之

曰京師之亂始自訓注而訓注之起始自何人仇士良等不能對其勢稍抑搢紳賴之是時踰月人情不安帝謂侍臣曰如聞人心尚未安帖比日何如石對曰比日苦寒蓋刑殺太過致此陰沴昨聞鄭注到鳳翔招募士卒不至捕索誅夷不已臣恐邊上聞之乘此生事宜降詔安喻其心從之江西湖南兩道觀察使以新經訓注之亂吏卒多死進官健衣糧一百二十分充宰相募召從人石奏曰宰相上弼聖政下理群司若忠正無私宗社所祐縱逢盜賊兵不能傷若事涉隱欺心懷矯妄雖有防衛鬼得而誅臣等願推赤心以荅聖獎孟軻知非臧氏孔子不畏匡人其兩道所進衣糧並望停寢依從前制置祇以金吾手力引從可之帝又曰宰相之任在選賢任能石曰臣與鄭覃常以此事爲切但以人各有求苟遂所欲則美譽至稍不如意則謗議生只宜各委所司薦用臣等擇可授之則物議息矣其年十一月中使田令操劉行深巡邊迴走馬入金光門從者訛言兵至百官朝退倉惶駭散有不及束帶褱而乘者市人叫譟塵至四起二相

在中書人吏稍散鄭覃曰耳目頗異且宜出去石曰事勢不可知但宜堅坐鎮之冀將寧息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必若繼亂走亦何逃任重官崇人心所屬不可忽也石視簿書沛然自若京城無賴之徒皆戎服兵仗北望闕門以俟變內使連催閉皇城門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其徒立望仙門下謂中使曰假如有賊閉門不晚請徐觀其變無宜自弱晡晚方定是日苟非石之鎮靜君賞之禦侮幾將亂矣開成元年改元大赦石等商量節文放京畿一年租稅及正至端午進奉並停二年其錢代充百姓紐配錢諸道除藥物口味茶菓外不得進獻諸司宣索製造並停三年赦後紫宸宣對鄭覃曰陛下改元御殿今放京畿一年租稅又停天下節鎮進奉恩澤所該實當要切近年赦令皆不及此上曰朕務行其實不欲崇長空文石對曰赦書須內置一本陛下時省覽之十道黜陟使發日付與公事根本令與少卿擇施行方盡利害之要石以從前德音雖降人君不能守數吏從而違之故有內置之奏以諷之尋加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

士領鹽鐵轉運使上御紫宸論政曰爲國之道致治甚難石對曰朝廷法令行則易臣聞文王陟降在上陛下推赤誠上達于天何憂不治上又曰治亂由人邪正由時運耶鄭覃對曰由聖帝由忠臣是由人也石曰亦由時運九廟聖靈鍾德於陛下時也陛下時已之道則是由人而前代帝王甚有德者當亂離無奈何之際又安得不推運耶帝曰卿言是也石又奏咸陽令韓遼請開興成渠舊漕在咸陽縣西十八里東達永豐倉自秦漢已來疏鑿其後堙廢昨遼計度用功不多此漕若成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內無車輓之勤則轅下牛盡得歸耕永利秦中矣李固言曰王涯已前已曾陳奏實秦中之利但恐徵役今非其時上曰莫有陰陽拘忌否苟利於人朕無所慮也石辭領使務八月罷鹽鐵轉運使石用金部員外郎韓益判度支案益坐贓繫臺石奏曰臣以韓益曉錢穀錄用之不謂貪猥如此帝曰宰相但知人則用有過則懲卿所用人且不掩其惡可謂至公從前宰相用人有過曲爲蔽之不欲人彈劾此大謬也但知能則舉舉不失

職則獎之自然易得其人何必容隱二年正月五日石自親仁里將曙入朝盜發於故郭尚父宅引弓追及矢纔破膚馬逸而迴盜已伏坊門揮刀斫石斷馬尾竟以馬逸得還私第上聞之駭愕遣中使撫問賜金瘡藥因差六軍兵士三十人衛從宰相是日京師大恐常參官入朝者九人而已旬日方安石拜章辭位者三乃加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江陵尹荆南節度使李訓之亂人情危迫天子起石於常寮之中付以衡柄石以身徇國不顧患難振舉朝綱國威再復而中官仇士良切齒惡之而伏戎加害天子深知其故畏逼而不能理乃至罷免及石赴鎮賜宴之儀並闕人士傷之恥君子之道消也石至鎮表讓中書侍郎乃加檢校兵部尚書兼平章事武宗即位就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會昌二年十月加檢校司空平章事隴西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太原尹北都留守河東節度觀察等使時澤潞劉稹阻兵以石嘗爲太原副使諳練北門軍政故代劉馮鎮之初馮以兵三千人戍橫水王師之討澤潞也王逢軍於榆社訴兵少

請益之詔石以太原之卒赴榆社石乃割橫水戍卒一千五百人令別將楊弁率之以赴王逢舊例發軍人給二縑石以支計不足量減一匹軍人聚怨又將及歲除促令上路衆愈不悅楊弁乘其豐謀亂出言激動軍人四年正月軍亂逐石朝廷乃以晉絳觀察使崔元式代石五年檢校司徒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畿汝都防禦使以太子少保分司卒

石弟福字能之太和七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石為宰相自薦弟於延英言福才堪理人授監察御史累遷尚書郎出為商鄭汝潁四州刺史大中時檢校工部尚書滑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義成軍節度鄭滑潁觀察使入為刑部侍郎累遷刑部戶部尚書乾符初以檢校右僕射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山南東道節度四年草賊王仙芝徒黨數萬寇掠山南福團練鄉兵屯集要路賊不敢犯其秋賊陷岳鄂饒信等州十二月逼江陵節度使楊知溫求援於福福即自率州兵及沙陲五百騎赴援時賊已陷江陵之鄂聞福兵至乃退去僭

嘉之就加檢校司空同平章事歸朝終於太子太傅

史臣曰彭陽奇章起徒步而昇台鼎觀其人文彪炳潤色邦典射策命中橫絕一時誠俊賢也而我冠曳組論道於臯夔之伍孰曰不然如能蹈道匪躬中立無黨則其善盡矣蕭太師貞獨嫉惡不為利回不以夷惠擬之俾之經綸則其道至矣開成之始帝道方淪石於此時欲振頽緒幾嬰戕賊可為咄嗟多僻之時止堪太息登為松孤立難為夤緣柔附凌雲豈曰能賢嗚呼楚孺道喪曲金蕭李相才致之外篇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二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三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鄭覃 覃弟即潛

陳夷行

李紳

吳汝訥

李回

李珣

李固言

鄭覃故相珣瑜之子以父蔭補弘文校理歷拾遺補闕考功自外郎刑部郎中元和十四年二月遷諫議大夫憲宗用內官五人為京西北和糴使覃上疏論罷穆宗不恤政事喜遊宴即位之始吐蕃寇邊覃與同職崔玄亮等廷奏曰陛下即位已來宴樂過多畋遊無度今蕃寇在境緩急奏報不知乘輿所在臣等忝備諫官不勝憂惕伏願稍減遊縱留心政道伏聞陛下晨夜昵狎倡優近習之徒賞賜太厚凡金銀貨幣皆出自生靈膏血不可使無功之人濫霑賜與縱內藏有餘亦乞用之有節如邊上警急即支用無關免令有司重斂百姓實天下幸甚帝初不悅其言顧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俛對曰諫官

也帝意稍解乃曰朕之過失臣下盡規忠也乃謂覃曰閣中奏事殊不從容今後有事面陳朕與卿延英相見時久無間中奏事覃等抗論人皆相賀鎮冀節度使王承宗死其弟承元聽朝旨移授鄭滑節度鎮之三軍留承元以難不能赴鎮承元乞重臣宣諭乃以覃為宣諭使起居舍人王璠副之初鎮卒辭語不遜覃至宣詔諭以大義軍人釋然聽命長慶元年十一月轉給事中四年遷御史中丞十一月權知工部侍郎寶曆元年拜京兆尹文宗即位改左散騎常侍三年以本官充翰林侍講學士四年四月拜工部侍郎覃長於經學稽古守正帝尤重之覃從容奏曰經籍訛謬博士相公難為改正請召宿儒與學校定六籍準後漢故事勒石於大學永代作則以正其闕從之五年李宗閔牛僧孺輔政宗閔以覃與李德裕相善薄之時德裕自浙西入朝復為閔孺所排出鎮蜀川宗閔惡覃禁中言事奏為工部尚書罷侍講學士文宗好經義心頗思之六年二月復召為侍講學士七年春德裕作相五月以覃為御史大夫文宗嘗於延英謂宰

相曰殷侑通經學為人頗似鄭覃宗閔曰覃侑誠有經學於議論不足聽覽李德裕對曰殷鄭之言他人不欲聞唯陛下切欲聞之覃嘗嫉人朋黨為宗閔所薄故也八年遷戶部尚書其年德裕罷相宗閔復知政與李訓鄭注同排斥李德裕李紳二人貶黜覃亦左授秘書監九年六月楊虞卿李宗閔得罪長流復以覃為刑部尚書十月遷尚書右僕射兼判國子祭酒訓注伏誅召覃入禁中草制勅明日以本官同平章事封榮陽郡公食邑二千戶覃雖精經義不能為文嫉此輩華開成初奏禮部貢院宜罷進士科初紫宸對上語及選士覃曰南此朝多用文華所以不治士以才堪即用何必文辭帝曰進士及第人已曾為州縣官者方鎮奏署即可之餘即否覃曰此科率多輕薄不必盡用帝曰輕薄敦厚色色有之未必獨在進士此科置已百年亦不可遽改覃曰亦不可過有崇樹帝嘗謂宰臣曰百司弛慢要重條舉因指前香爐曰此爐始亦華好用之既久乃無光彩若不加飾何由復初覃對曰丕變風俗當考實効自三十年已來多

不務實取於頽情如嵇阮之流不攝職事黃石云此本因治平人人無事安逸所致今之人俗亦慕王夷甫恥不能及之上曰卿等輔朕在振舉法度而已時太學勒石經覃奏起居郎周墀水部員外郎崔球監察御史張次宗禮部員外郎溫業等校定九經文字旋令上石加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上嘗於延英論古今詩句工拙覃曰孔子所刪三百篇是也降此五言七言辭非雅正不足帝王賞詠夫詩之雅頌皆下刺上所為非上化下而作王者採詩以考風俗得失仲尼刪定以為世規近代陳後主隋煬帝皆能章句不知王者大端終有季年之失章句小道願陛下不取也覃以宰相兼判國子祭酒奏太學置五經博士各一人緣無職田請依王府官例賜祿粟從之又進石壁九經一百六十卷其年李固言復為宰相固言與李宗閔楊嗣復善覃憎之因起居郎闕固言奏曰周敬復崔球張次宗等三人皆堪此任覃曰崔球遊宗閔之門且赤墀下乘筆為千古法不可朋黨如裴中孺李讓夷臣不敢有纖芥異論乃止三年楊嗣

復自西川入拜平章事與覃尤相矛盾加以固言李珣入對之際是非蜂起二月覃進位太子太師文宗以旱放繫囚出宮人劉好奴等五百餘人送兩街寺觀任歸親戚紫宸對李珣曰陛下放宮人數多德邁千古漢制八月選人晉武平吳亦多採擇仲尼所謂未見好德如好色今陛下以為無益放之微臣敢賀覃曰晉武帝以採擇之失中原化為左衽陛下以為殷鑒放去攸宜其年十二月二上章求罷詔落太子太師餘如故仍三五日一入中書商量政事四年五月罷相守左僕射武宗即位李德裕用事欲援為宰相固以足疾不任朝謁會昌二年守司徒致仕卒子裔綽以蔭授渭南尉直弘文館覃少清苦貞退不造次與人款狎位至相國所居未嘗增飾纒庇風雨家無媵妾人皆仰其素風然嫉惡太過多所不容衆憚而惡之覃弟明潛

朗字有融長慶元年登進士甲科再遷右拾遺開成中為起居郎初大和末風俗稍奢文宗恭勤節儉冀革其風宰臣等言曰陛下節儉

省用風俗已移長裾大袂漸以減損若更令戚屬絕其侈靡不慮下
不從教帝曰此事亦難戶曉但去其泰甚自以儉德化之朕聞前時
內庫唯二錦袍飾以金鳥一袍玄宗幸溫湯御之一即與貴妃當時
貴重如此如今奢靡豈復貴之料今富家往往皆有左衛副使張元
昌使用金唾壺昨因李訓已誅之矣時朗執筆螭頭下宰臣退上謂
朗曰適所議論卿記錄未吾試觀之朗對曰臣執筆所記便名為史
伏準故事帝王不可取觀昔太宗欲覽國史諫議大夫朱子奢云史
官所述不隱善惡或主非上智飾非護失見之則致怨所以義不可
觀又褚遂良曰今之起居郎古之左右史也記人君言行善惡必書
庶幾不為非法不聞帝王躬自觀史帝曰適來所記無可否臧見亦
何爽乃宣謂宰臣曰鄭朗引故事不欲朕見起居注夫人君之言善
惡必書朕恐平常閑話不關理體垂諸將來竊以為恥異日臨朝庶
幾稍改何妨一見以誠醜言朗遂進之朗轉考功郎中四年遷諫議
大夫會昌初為給事中出為華州刺史入為御史中丞戶部侍郎判

本司事大中朝出為定州刺史義武軍節度易定觀察此平軍等使
尋遷檢校戶部尚書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宋亳汴穎觀察等使入
為工部尚書判度支遷御史大夫改禮部尚書以本官同平章事加
中書侍郎集賢殿大學士修國史大中十年以疾辭位進加檢校右
僕射守太子少師十一年十月卒詔曰故通議大夫檢校尚書右僕
射兼太子少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鄭朗植操端方稟氣莊重藹若
瑞玉澹如澄川智略合乎著龜誠信服于僚友自膺寵寄頗負全才
竭匪躬于諫垣彰盡瘁于瑣闥載踐方嶽亟登師壇觀風推惠愛之
心訓士得撫循之術政溢聞聽念茲徵還位冠冬卿職重邦計經費
有節財用不虧繫彼休功明我推擇爰嘉峭峻俾摠紀綱公望益隆
典彝且舉式諧注意且沃深衷俄叅化源以提政柄三事仰清廉之
節百度見損益之能近煦和風遠浹膏雨方俟坐鎮雅俗表率庶官
願養或乖騰理生疾屢陳章疏乞遂退閑既堅乃誠式允其請舟圖
懿績暫冀有廖何竟至於彌留而遽聞於捐代閱奏輿悼臨軒載懷

將輟視朝之儀兼列上公之秩慰茲幽壤期爾有知可贈司空潛字無悶亦登進士第

陳夷行字周道潁川人祖忠父邑夷行元和七年登進士第累辟使府寶曆末由侍御史改虞部員外郎皆分務東都大和三年入爲起居郎史館修撰預修憲宗實錄四年獻上轉司封員外郎五年遷吏部郎中四月召充翰林學士八年兼充皇太子侍讀詔五日一度入長生院侍太子講經上召對面賜緋衣牙笏遷諫議大夫知制誥餘職如故九年八月改太常少卿知制誥學士侍講如故開成二年四月以本官同平章事三年楊嗣復李珣繼入輔政夷行介特素惡其所爲每上前議政語侵嗣復遂至往復性不能堪上表稱足疾辭位不許詔中使就第宣勞七月以王彥威爲忠武節度使史孝章爲邠寧節度使皆嗣復擬議因延英對上問夷行曰昨除二鎮當否夷行對曰但出自聖心即當楊嗣復曰若出自聖心當即人情皆愜如事或過當臣下安得無言帝曰誠如此朕固無私也夷行曰自三數年

來姦臣竊權陛下不可倒持太阿授人罇柄嗣復曰齊桓用管仲於讎虜豈有太阿之慮乎上不悅仙韶院樂官尉遲璋授王府率右拾遺竇洵直當衙論曰伶人自有本色官不合授之清秩鄭單曰此小事何足當衙論列王府率是六品雜官謂之清秩與洵直得否此近名也嗣復曰嘗聞洵直幽今當衙論一樂官幽則有之亦不足恠夷行曰諫官當衙祗合論宰相得失不合論樂官然業已陳論須與處置今後樂人每七八年與轉一官不然則加手力課三數人帝曰別與一官乃授光州長史賜洵直絹百疋夷行尋轉門下侍郎上紫宸議政因曰天寶中政事實不甚佳當時姚宋在否李珣曰姚叀而宋罷珣因言人君明哲終始尤難玄宗嘗云自即位已來未嘗殺一不辜而任林甫陷害破人家族不亦惑乎夷行曰陛下不可移權與人嗣復曰夷行之言容易且太宗用房玄齡十六年魏徵十五年何嘗失道臣以爲用房魏多時不爲不理用邪佞一日便足夷行之言皆指嗣復專權文宗用郭蘧爲坊州刺史右拾遺宋祁論列以爲不可

既而遂坐賊帝謂宰相曰宋祁論事可嘉祁授官來幾時嗣復曰去年因曰諫官論事陛下但記其姓名稍加優獎如不當亦須令知夷行曰諫官論事是其本職若論一事即加一官則官何由得不免有情帝曰情固不免理平之時亦不可免上竟以夷行議論太過恩禮漸薄尋罷知政事守吏部尚書四年九月檢校禮部尚書出為華州刺史五年武宗即位李德裕秉政七月自華召入復為中書侍郎平章事會昌二年十一月檢校司空平章事河中尹河中晉絳節度使卒贈司徒弟玄錫夷實皆進士擢第玄錫又制策登科

李紳字公垂潤州無錫人本山東著姓高祖敬玄則天朝中書令封趙國文憲公自有傳祖守一成都郫縣令父晤歷金壇烏程晉陵二縣令因家無錫紳六歲而孤母盧氏教以經義紳形狀眇小而精悍能為歌詩鄉賦之年諷誦多在人口元和初登進士第釋褐國子助教非其好也東歸金陵觀察使李錡愛其才辟為從事紳以錡所為專恣不受其書幣錡怒將殺紳遁而獲免錡誅朝廷嘉之召拜右拾

遺歲餘穆宗召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同在禁署時稱三俊情意相善尋轉右補闕長慶元年三月改司勳貞外郎知制誥二年二月起拜中書舍人內職如故俄而稹作相尋為李逢吉教人告稹陰事稹罷相出為同州刺史時德裕與牛僧孺俱有相望德裕恩顧稍深逢吉欲用僧孺懼紳與德裕沮於禁中二年九月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乃用僧孺為平章事以紳為御史中丞異離內職易倚撫而紳之乃以吏部侍郎韓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放臺參知紳剛褊必與韓愈忿爭制出紳果移牒往來論臺附事體而愈復性訐言辭大喧物論由是兩罷之愈改兵部侍郎紳為江西觀察使天子待紳素厚不悟逢吉之嫁禍為其心希外任乃令中使就第宣勞賜之玉帶紳對中使泣訴其事言為逢吉所排戀闕之情無已及中謝日面自陳訴帝方省悟乃改授戶部侍郎中尉王守澄用事逢吉令門生故吏結託守澄為援以傾紳晝夜計畫會紳族子虞文學知名隱居華陽自言不樂仕進時來京師省紳虞與從伯耆進士程昔範

皆依紳及耆拜左拾遺虞在華陽寓書與耆求薦書悞達於紳紳以其進退二三以書誦之虞大怨望及來京師盡以紳嘗所密話言逢吉姦邪附會之語告逢吉逢吉大怒問計于門人張又新李續之咸曰搢紳皆自惜毛羽孰肯為相公搏擊須得非常奇士出死力者有前鄧州司倉劉栖楚者嘗為吏鎮州王承宗以事繩之栖楚以首觸地固爭而承宗竟不能奪其果銳如此若相公取之為諫官令伺紳之失一日於上前暴揚其過恩寵必替事苟不行過在栖楚亦不足惜也逢吉乃用李虞程昔範劉栖楚皆擢為拾遺以伺紳隙俄而穆宗晏駕敬宗初即位逢吉快紳失勢慮嗣君復用之張又新等謀逐紳會荊州刺史蘇遇入朝遇能決陰事衆問計於遇遇曰上聽政後當開延英必有次對官欲拔本塞源先以次對為慮餘不足恃羣黨深然之逢吉乃以遇為左常侍王守澄母從容謂敬宗曰陛下登九且逢吉之助也先朝初定儲貳唯臣備知時翰林學士杜元穎李紳固立深王而逢吉固請立陛下而李續之李虞繼獻章疏帝雖冲年

亦疑其事會逢吉進擬言李紳在內署時嘗不利於陛下請行貶逐帝初即位方倚大臣不能自執乃貶紳端州司馬貶制既行百寮中書賀宰相唯右拾遺吳思不賀逢吉怒改為殿中侍御史充入吐蕃告哀使紳之貶也正人腹誹無敢有言唯翰林學士韋處厚上疏極言逢吉姦邪誣摭紳罪詔在處厚傳天子亦稍開悟會禁中檢尋舊事得穆宗時封書一篋發之得裴度杜元穎與紳三人所獻疏請立敬宗為太子帝感悟興歎悉命焚逢吉黨所上謗書由是讒言稍息紳黨得保全及寶曆改元大赦逢吉定赦書節文不欲紳量移但云左降官已經量移者與量移不言左降官與量移韋處厚復上疏論之語在處厚傳帝特追赦書添節文云左降官與量移紳方移為江州長史再遷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大和七年李德裕作相七月檢校左常侍越州刺史浙東觀察使九年李訓用事李宗閔復相與李訓鄭注連衡排擯德裕罷相紳與德裕俱以太子賓客分司開成元年鄭覃輔政起德裕為浙西觀察使紳為河南尹六月檢校戶部尚書

汴州刺史宣武節度宋亳汴穎觀察等使二年夏秋旱大蝗獨不入
汴宋之境詔書褒美又於州置利潤樓店四年就加檢校兵部尚書
武宗即位加檢校尚書右僕射揚州大都督府長史知淮南節度大
使事會昌元年入為兵部侍郎同平章事改中書侍郎累遷守右僕
射門下侍郎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食邑二千戶四年暴中風恙
足緩不任朝謁拜章求罷十一月守僕射平章事復出為淮南節度
六年卒紳始以文藝節操進用受顧禁中後為朋黨所擠濱於禍忠
賴正人匡救得以功名始終歿後宣宗即位李德裕失勢罷相歸洛
陽而宗復之黨崔鉉白敏中令狐綯欲真德裕深罪大中初敎
人發紳鎮揚州時舊事以傾德裕初會昌五年揚州江都縣尉吳相
坐賊下獄準法當死且事上聞諫官疑其寃論之遣御史崔元藻覆
推與揚州所奏多同湘竟伏法及德裕罷相羣寃方構湘兄進士汝
納詣闕許寃言紳在淮南恃德裕之勢枉殺臣弟德裕既貶紳亦追
削三任官告

吳汝納者澧州人故韶州刺史武陵兄之子武陵進士登第有史學
與劉軻並以史才直史館武陵撰十三代史駁議二十卷自尚書員
外郎出為忠州刺史改韶州坐賊貶潘州司戶卒汝納亦進士擢第
以季父賊罪久之不調會昌中為河南府永寧縣尉初武陵坐賊時
李德裕作相貶之故汝納以不調挾怨而附宗閔嗣復之黨同作謗
言會汝納弟相為江都尉為部人所訟賊罪兼娶百姓顏悅女為妻
有踰格律李紳令觀察判官魏錡鞫之賊狀明白伏法相妻顏繼
母雋皆笞而釋之仍令江都令張弘思以舩監送湘妻顏及兒女送
澧州及揚州上具獄物議以德裕素憎吳氏疑李紳織成其罪諫官
論之乃老御史崔元藻為制使覆吳湘獄據款伏妄破程糧錢計賊
準法其侍官娶百姓顏悅女為妻則稱悅是前青州衙推悅先娶王
氏是衣冠女非繼室雋所生與揚州案小有不同德裕以元藻無定
奪奏貶崖州司戶及汝納進狀追元藻覆問元藻既恨德裕陰為崔
鉉白敏中令狐綯所利誘即言湘雖坐賊罪不至死又云顏悅實非

百姓此獄是鄭亞首唱元壽協李恪鍛成李回便奏遂下三司詳鞫故德裕再貶李回鄭亞等皆竄逐吳汝納崔元藻為崔白令狐所獎數年並至顯官

李回字昭度宗室郇王禕之後父如仙回本名躔以避武宗廟諱長慶初進士擢第又登賢良方正制科釋褐滑臺從事揚州掌書記得監察御史入為京兆府戶曹轉司錄參軍登朝為左補闕起居郎尤為宰相李德裕所知回強幹有吏才遇事通敏官曹無不理受職方員外郎判戶部案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以刑部員外郎知臺雜賜緋開成初以庫部郎中知制誥拜中書舍人賜金紫服武宗即位拜工部侍郎轉戶部侍郎判本司事三年兼御史中丞會昌三年劉稹據潞州邀求旄鉞朝議不允加兵問罪武宗懼稹陰附河朔三鎮以沮王師乃命回奉使河朔魏博何弘敬鎮冀王元逵皆具橐鞬郊迎回喻以朝旨言澤潞密邇王畿不同河北自艱難已來唯魏鎮兩藩列聖皆許襲而積無功故効河朔故事理即太悖聖上但以山東三

郡境連魏鎮用軍便近王師不欲輕出山東請魏鎮兩藩祇收山東三郡弘敬元逵俯僂從命幽州張仲武與太原劉沔攻迴鶻時兩人不協朝廷方用兵不欲藩帥不和回至幽州喻以和協之音仲武欣然釋憾乃移劉沔鎮滑臺命仲武領太原軍攻潞賊平以本官同平章事累加中書侍郎轉門下監戶吏二尚書武宗崩回充山陵使附廟竟出為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大中元年冬坐與李德裕親善改潭州刺史湖南觀察使再貶撫州刺史白敏中令狐綯罷權入朝為兵部尚書復出為成都尹劔南西川節度使卒贈司徒謚曰文懿李珣字待價趙郡人父仲朝珣進士擢第又登書判拔萃科累官至右拾遺穆宗荒於酒色纔終易月之制即與勳臣飲宴珣與同列上疏論之曰臣聞人臣之節本於忠蓋苟有所見即宜上陳況為陛下諫官食陛下厚祿豈敢腹誅巷議辜負恩榮臣等聞諸道路不知信否皆云有詔追李光顏李愬於重陽節日合宴羣臣儻誠有之乃陛下念羣臣敷惠澤之慈旨也然元朔未改園陵尚新雖陛下執易月

之期俯從人欲而禮經著二年之制猶服心喪今遵同軌之會適去於中邦告遠夷之使未復其來命過密施禁蓋為齊人合宴內庭事將未可夫明王之舉動為天下法王言既降其出如綸苟玷皇猷徒章直諫臣等是以昧死上聞且光顏李愬久立忠勞今方盛秋務拓邊境如或召見詔以謀猷褻其宿勲付以疆事則與歌鍾合宴酒食邀歡不得同年而語也陛下自續嗣以來發號施令無非孝理因心形于詔勅固以感動於人倫更在敬慎威儀保持聖德而已上雖不用其言慰勞遣之長慶元年鹽鐵使王播增茶稅初稅一百增之五十珏上疏論之曰摧率救弊起自干戈天下無事即宜蠲省况稅茶之事尤出近年在貞元元年中不得不爾今四海鏡清入方砥平厚斂於人殊傷國體其不可一也茶為食物無異米鹽於人所資遠近同俗既祛竭乏難捨斯須田間之間嗜好尤切今增稅既重時估必增流弊於民先及貧弱其不可二也且山澤之饒出無定數量斤論稅所異長多價高則市者稀價賤則市者廣歲終上計其利幾何未見

阜財徒聞斂怨其不可三也臣不敢遠復故事直以目前所聞伏望暫留聰明稍垂念慮特追成命更賜商量陛下即位之初已聚斂外官押貫旋有詔停洋洋德音千古不朽今若推茶加稅頗失人情臣忝諫司不敢緘默時禁中造百尺樓國計不充王播希恩增稅奉帝嗜慾疏奏不省遷吏部員外郎轉司勳員外郎知制誥大和五年李宗閔牛僧孺在相與珏親厚改度支郎中知制誥遂入翰林充學士七年二月正拜中書舍人九年五月轉戶部侍郎充職七月宗閔得罪珏坐累出為江州刺史開成元年四月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遷河南尹二年五月李固言入相召珏復為戶部侍郎判本司事二年楊嗣復輔政薦珏以本官同平章事珏與固言嗣復相善自固言得位相繼援引居大政以傾鄭覃陳夷行李德裕三人凡有奏議必以朋黨為謀屢為覃所廷折之珏自朝議郎進階正議大夫其年十二月上疏求罷不許四年三月文宗謂宰臣曰朕在位十四年屬天下無事雖未至理亦少有如今日之無事也珏對曰邦國安危

亦如人之身當四體和平之時長且調適以順寒暄之節如恃安自
忽則疾患旋生朝廷當無事之時思省闕失而補之則禍難不作矣
文宗以杜棕領度支稱職欲加戶部尚書因紫宸言之陳夷行曰一
切恩權合歸君上陛下自看可否珏對曰太宗用宰臣天下事皆先
平章謂之平章事代天理物上下無疑所以致太平者也若拜一官
命一職事事皆決於君上即焉用彼相昔隋文帝一切自勞心力臣
下發論則疑凡臣下用之則宰相不用則常憺哥自保陛下常語臣
云實易直勸我宰相進擬但五人留二人兩人勾一人渠即合勸我
擇宰相不合勸我疑宰相帝曰易直此言甚鄙又曰韋處厚作相三
日薦六度師亦大可恠珏曰處厚注於奉佛不悟其是非也其年五
月上謂宰相曰貞元政事初年至好珏曰德宗中年好貨方鎮進奉
即加恩澤租賦出自百姓更令貪吏剝削聚貨以希恩理道故不可
也上曰人君聚斂猶自不可但輕賦節用可也珏又曰貞觀中房杜
王魏啓告文皇意抵在此請不易初心自古好事克終實難上曰朕

心終不改也尋封贊皇男食邑二百戶武宗即位之年九月與楊嗣
復俱罷相出為桂州刺史桂管觀察使三年長流驩州大中二年崔
鉉白赦中逐李德裕徵入朝為戶部尚書出為河陽節度使入為吏
部尚書累遷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右僕射揚州大都督府長史
淮南節度使上柱國贊皇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五百戶大中七年卒
贈司空

李固言趙郡人祖并父現固言元和七年登進士甲科太和初累官
至駕部郎中知臺雜四年李宗閔作相用為給事中五年宋申錫為王守
澄誣陷固言與同列伏閣論之將作監王堪修奉太廟弛慢罰俸仍
改官為太子賓客制出固言封還曰東宮調護之地不可令弛慢被
罰之人處之改為均王傅六年遷工部侍郎七年四月轉尚書左丞
奉詔定左右僕射上事儀注八年李德裕輔政出為華州刺史其年
十月宗閔復入召拜吏部侍郎九年五月遷御史大夫六月宗閔得
罪固言代為門下侍郎平章事尋加崇文館大學士時李訓鄭注用

事自欲竊輔相之權宗閔既逐外示公體爰立固言其實惡與宗閔
朋黨九月兵部尚書出為興元節度使李訓自代固言為平章事訓
注誅文宗思其謹正開成元年四月復召為平章事判戶部事二年
羣臣上徽號上紫宸言曰中外上章請加徽號朕思理道猶鬱實愧
岳牧之請如聞州郡甚有無政虺固言曰人言鄧州王堪衰老隋州
鄭襄無政帝曰堪是貞元時御史祗有此一人鄭覃曰臣以王堪舊
人舉為刺史鄭襄比來守官亦無敗事若言外郡不理何止二人帝
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德宗時班行多閑貞豈時乏才耶李石對曰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安有大國無人蓋貞元中仕進路塞所以有才
之人或託迹他所此乃不叙進人才之過也固言曰求才之道有人
保任便且獎用隨其稱職與否昇黜之上曰宰相薦人莫計親踈實
易直作相未嘗論用親情若已非相才自且引退若是公舉親亦何
嫌人鮮全才但用其所長爾尋進階金紫判戶部事其年十月以門
下侍郎平章事出為成都尹劍南西州節度使代楊嗣復上表讓門

下侍郎乃檢校左僕射會昌初入朝歷兵戶二尚書宣宗即位累授
檢校司徒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大中末以太常卿孫簡代之
拜太子太傅分司東都卒

史臣曰陳鄭諸公章疏議論綽有端士之風天子待以賢能付之以
鼎職延英獻納罕聞康濟之謨文陛敷敷莫副且瞻之望加以互生
傾奪競起愛憎惟回奉使命而喻藩臣救危邦而除宿憾況昭獻文
章可為世範德行可以為人師有啓誦之上才非栢靈之失道詎可
不思已過祇務面欺輔弼之宜安可垂訓若俾韓非之言進矣子輩
安可逃乎士運之衰斯為罔魑悲夫
贊曰愛而知惡憎不忘善平心救非可居鼎鉉吠聲濟惡結黨專朝
謀身壞國何名燮調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四

李德裕

德裕子燁

劉

昫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李德裕字文饒趙郡人祖栖筠御史大夫父吉甫趙國忠公元和初
宰祖祖父自有傳德裕幼有壯志苦心力學尤精西漢書左氏春秋
耻與諸生從鄉賦不喜科試年纔及冠志業大成貞元中以父譴逐
繼方隨侍左右不求仕進元和初以父再秉國鈞避嫌不仕臺省累
辟諸府從事十一年張弘靖罷相鎮太原辟為掌書記出大理評事
得殿中侍御史十四年府罷從弘靖入朝真拜監察御史明年正月
穆宗即位召入翰林充學士帝在東宮素聞吉甫之名既見德裕尤
重之禁中書詔大手筆多詔德裕草之是月召對思政殿賜金紫之
服踰月改屯田員外郎穆宗不持政道多所恩貸戚里諸親邪謀請
謁傳導中人之言與權臣往來德裕嫉之長慶元年正月上疏論之

曰伏見國朝故事駙馬緣是親密不合與朝廷要官往來玄宗開元中禁止尤切訪聞近日駙馬輒至宰相及要官私第此輩無他才伎可以延接唯是洩漏禁密交通中外群情所知以為甚弊其朝官素是維流則不妨來往若職在清列豈可知聞伏乞宣示宰臣其駙馬諸親今後公事即於中書見宰相請不令詣私第上然之尋轉考功郎中知制誥二年二月轉中書舍人學士如故初吉甫在相位時牛僧孺李宗閔應制舉直言極諫科二人對詔深詆時政之失吉甫泣訴於上前由是考策官皆貶事在李宗閔傳元和初用兵伐叛始於杜黃裳誅蜀吉甫經畫欲定兩河方欲出師而卒繼之元衡裴度而韋貫之李逢吉沮議深以用兵為非而韋李相次罷相故逢吉常怒吉甫裴度而德裕於元和時久之不調而逢吉僧孺宗閔以私怨恒排擯之時德裕與李紳元稹俱在翰林以學識才名相類情頗欵密而逢吉之黨深惡之其月罷學士出為御史中丞時元稹自禁中出拜工部侍郎平章事三月裴度自大原復輔政是月李逢吉亦在襄

陽入朝乃密賂織人構成于方獄六月元稹裴度俱罷相稹出為同州刺史逢吉代裴度為門下侍郎平章事既得權位銳意報怨時德裕與牛僧孺俱有相望逢吉欲引僧孺同平章事繇是交怨愈深潤州承出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尋引僧孺同平章事繇是交怨愈深潤州承王國清兵亂之後前使實易直傾府藏賞給軍旅寤驕財用殫竭德裕儉於自奉留州所得盡以贍軍雖施與不豐將卒無怨二年之後賦輿復集德裕壯年得位銳於布政凡舊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江嶺之間信巫祝惑鬼怪有父母兄弟厲疾者舉室棄之而去德裕欲變其風擇鄉人之有識者諭之以言繩之以法數年之間弊風頓革屬郡祠廟按方志前代名臣賢后則祠之四郡之內除淫祠一千一十所又罷私邑山房一千四百六十以清寇盜人樂其政優詔嘉之昭愍皇帝童年績歷頗事奢靡即位之年七月詔浙西造銀盞子粧具二十事進內德裕奏曰臣百生多幸獲遇昌期受寄名藩常憂曠職孜孜夙夜上報國恩數年已來災旱相繼罄竭微慮粗免流亡物

力之間尚未完復臣伏準今年三月三日赦文常貢之外不令進獻此則陛下至聖至明細微洞照一恐聚斂之吏緣以成奸一恐凋瘵之人不勝其弊上弘儉約之德下敷惻憫之心萬國群臣鼓舞未息昨奉五月二十三日詔書令訪茅山真隱將欲師處謙守約之道發務實去華之美雖無人上塞丹詔實率土已偃玄風豈止微臣獨懷抃賀况進獻之事臣子常心雖有勅文不許亦合竭力上貢唯臣當道素號富饒近年已來比舊即異貞元中李錡任觀察使日職兼鹽鐵百姓除隨貫出推酒錢外更置官酤兩重納推獲利至厚又訪聞當時進奉亦兼用鹽鐵羨餘貢獻繁多自後莫及至薛平任觀察使時又奏置推酒上供之外頗有餘財軍用之間實為優足自元和十四年七月三日勅却停推酤又準元和十五年五月七日赦文諸州羨餘不令送使唯有留使錢五十萬貫每年支用猶欠十三萬貫不足常須是事節儉百計補填經費之中未免懸欠至於綾紗等物猶是本州所出易於方圓金銀不出當州皆須外處理市去二月中奉

宣今進盃子計用銀九千四百餘兩其時貯備都無二三百兩乃諸頭收市方獲製造上供昨又奉宣旨今進粧具二十件計用銀一萬三千兩金一百三十一兩尋令併合四節進奉金銀造成兩具進納訖今差人於淮南收買旋到旋造星夜不輟雖力營求深憂不迫臣若因循不奏則自陛下任使之恩若分外誅求又累陛下慈儉之德伏乞陛下覽前件推酤及諸州羨餘之目則知臣軍用褊短本末有由伏料陛下見臣奏論必賜詳悉知臣竭愛君守事之節盡納忠罄直之心伏乞聖慈宣令宰臣商議何以遣臣上不違宣索下不闕軍儲不困疲人不斂物怨前後詔勅並可遵承輒冒宸嚴不勝戰汗之至時準赦不許進獻踰月之後徵貢之使道路相繼故德裕因訴而諷之事奏不報又詔進可幅盤條綾綾一千匹德裕又論曰臣昨緣宣索已具軍資歲計及近年物力聞奏伏料聖慈必垂省覽又奉詔旨令織定羅紗袍段及可幅盤條綾綾一千匹伏讀詔書倍增惶灼臣伏見太宗朝臺使至涼州見名鷹諷李大亮獻之大亮密表陳誠未

宗賜詔云使遣獻之遂不曲順再三嘉歎載在史書又玄宗命使於江南採鵠鵠諸鳥汴州刺史倪若水陳論玄宗亦賜詔嘉納其鳥即時皆放又今皇甫詢於益州織半臂背子琵琶杆撥鏤牙合子等蘇頲不奉詔書輒自停織太宗玄宗皆不加罪欣納所陳臣竊以鵠鏤牙至爲微細若水等尚以勞人損德瀝款效忠當聖祖之朝有臣如此豈明王之代獨無其人蓋有位者蔽而不言必非陛下拒而不納又伏觀四月二十三日德音云方召侯伯有位之士無或棄吾謂不可教其有違道傷理徇欲懷安面刺廷攻無有隱諱則是陛下納誨從善道光祖宗不盡忠規過在臣下況玄鵠天馬掬豹盤條文彩珍奇只合聖躬自服今所織千匹費用至多在臣愚誠亦所未諭昔漢文帝衣弋絺之衣元帝罷輕織之服仁德慈儉至今稱之伏乞陛下覽太宗玄宗之容納遠思漢文孝元之恭已以臣前表宣示群臣附臣當道物力所宜更賜節減則海隅蒼生無不受賜臣不勝懇切兢惶之至優詔報之其繚綾罷進元和以來累勅天下州府不得

私度僧尼徐州節度使王智興聚貨無狀以敬宗誕月請於泗州置僧壇度人資福以邀厚利江淮之民皆群黨渡淮德裕奏論曰王智興於所屬泗州置僧尼壇自去冬於江淮已南所在懸榜招置江淮自元和二年後不敢私度自聞泗州有壇戶有三丁必令一丁落髮意在規避王佻影庇資產自正月已來落髮者無筭臣今於蒜山渡點其過者一日一百餘人勘問唯十四人是舊日沙彌餘是蘇常百姓亦無本州文憑尋已勒還本貫訪聞泗州置壇次第凡僧徒到者人納二緡給牒即迴別無法事若不特行禁止比到誕節計江淮已南夫却六十萬丁壯此事非細繫於朝廷法度狀奏即日詔徐州罷之敬宗荒僻日甚遊幸無恒踈遠賢能昵比群小坐朝月不二三度大臣罕得進言海內憂危慮移宗社德裕身居廉鎮傾心王室遣使獻丹宸箴六首曰臣聞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迹踈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荷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

沴嘗獻大明賦以諷頗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心昔
張敞之守遠郡梅福之在遐徼尚竭誠盡忠不避尤悔況臣嘗學舊
史頗知箴諷雖在踈遠猶思獻替謹獻丹宸箴六首仰塵睿鑒伏積
兢惶其宵衣箴曰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鷄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
聖寸陰為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姜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
念前志其正服箴曰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遊尚不懷安汲黯
莊色能正不冠楊阜毅然亦譏縹紱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
惟辟所難其罷獻箴曰漢文罷獻詔還駮耳鑾輅徐驅焉用千里厥
後令玉亦能恭已翟裘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為麗慈仁為美不過天
道斯為至理其納誨箴曰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
漢鰲流涌舉白浮鍾魏散侈汰凌霄作宮忠雖不忤而善亦從以視
為瑱是謂塞聰其辯邪箴曰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
明漢之有昭德過周成上書知偽照奸得情燕蓋既折王猷洽平百
代之後乃流淑聲其防微箴曰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

遺虞亂臣招跡非可遽數玄黃莫辨觸瑟始仕栢谷微行豺豕塞路
睹兒獻殲斯可誠懼帝手詔答曰卿文雅大臣方隅重守表率諸部
肅清全吳化洽行春風浴坐嘯眷言善政想歎在懷御之宗門累著
聲績冠內廷者兩代龍侯伯者六朝果能激愛君之誠喻詩人之旨
在遠而不忘忠告諷上而常深慮微博我以端躬約予以循禮三復
規諫累夕稱嗟置之座隅用比韋弦之益銘諸心腑何啻藥石之功
卿既以投誠朕每懷開諫苟有過舉無忘密陳山川既遐瞻屬何已
必當克己以副乃誠德裕意在切諫不欲斥言託箴以盡意宵衣諷
坐朝稀晚也正服諷服御乖異也罷獻諷徵求玩好也納誨諷侮棄
讒言也辨邪諷信任群小也防微諷輕出遊幸也帝雖不能盡用其
言命學士韋處厚殷勤答詔頗嘉納其心焉德裕父留江介心戀闕
廷因事寄情望迴聖獎而逢吉當軸枳棘其塗竟不得內徙寶曆二
年唐州言出聖水飲之者愈疾德裕奏曰臣訪聞此水本因妖僧誑
惑狡計丐錢數月已來江南之人奔走塞路每三二十家都顧一人

取水擬取之時疾者斷食葷血既飲之後又二七日疏殮危疾之人
俟之愈病其水斗價三貫而取者益之他水公路轉以市人老疾飲
之多至危篤昨點兩浙福建百姓渡江者日三五十人臣於秣山渡
已加捉搦若不絕其根本終恐無益黎昨昔吳時有聖水宋齊有聖
火事皆妖妄古人所非乞下本道觀察使令狐楚速令填塞以絕妖
源從之敬宗爲兩街道士趙歸真說以神仙之術宜訪求異人以師
其道僧惟貞齊賢正簡說以祠禱修福以致長年四人皆出入禁中
日進邪說山人杜景先進狀請於江南求訪異人至浙西言有隱士
周息元壽數百歲帝即令高品薛季後往潤州迎之仍詔德裕給公
乘遣之德裕因中使還獻疏曰臣聞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
聖者莫若軒黃孔子昔軒黃問廣成子理身之要何以長久對曰無
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必自清無勞子形無搖子精乃可長
生慎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吾形未嘗衰又云得
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玄元語孔子曰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

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告子者是已故軒黃發謂天之歎
孔子興猶龍之感前聖於道不其至乎伏惟文武大聖廣孝皇帝陛
下用玄祖之訓修軒黃之術凝神閉館物色異人將以覲冰雪之姿
屈順風之請恭惟聖感必降真仙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語陛下
之道授陛下之言以臣度思無出於此臣所慮赴召者必迂怪之士
苟合之徒使物淖冰以爲小術銜耀邪僻蔽欺聰明如文成五利一
無可驗臣所以三年之內四奉詔書未敢以一人塞詔實有所懼臣
又聞前代帝王雖好方士未有服其藥者故漢書稱黃金可成以爲
飲食器則益壽又高宗朝劉道合玄宗朝孫甌生皆成黃金二祖竟
不敢服豈不以宗廟社稷之重不可輕易此事炳然載於國史以臣
微見儻陛下睿慮精求必致真隱唯問保和之術不求餌藥之功縱
使必成黃金止可充於玩好則九廟靈鑒必當慰悅寰海兆庶誰不
歡心臣思竭愚衷以裨玄化無任兢憂之至息元至京帝館之於山
亭問以道術自言識張果葉靜能詔寫真待詔李士昉問其形狀圖

之以進息元山野常人本無道學言事誕妄不近人情及昭愍遇盜而殂文宗放還江左德裕深識守正皆此類也文宗即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大和三年八月召爲兵部侍郎裴度薦以爲相而吏部侍郎李宗閔有中人之助是月拜平章事懼德裕大用九月檢校禮部尚書出爲鄭滑節度使德裕爲逢吉所擯在浙西八年雖遠闕庭每上章言事文宗素知忠盡採朝論徵之到未旬時又爲宗閔所逐中懷於悒無以自申賴鄭覃侍講禁中時稱其善雖朋黨流言帝乃心未已宗閔尋引牛僧孺同知政事二憾相結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於外四年十月以德裕檢校兵部尚書成都尹劍南西川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管内觀察處置西山八國雲南招撫等使裴度於宗閔有恩度征淮西時請宗閔爲彰義觀察判官日後名位日進至是恨度援德裕罷度相位出爲興元節度使牛李權赫於天下西川承繼寇剽虜之後郭釗撫理無術人不聊生德裕乃復葺關防繕完兵守又遣人入南詔求其所俘工匠得僧道工巧四千餘人復歸成都五

年九月吐蕃維州守將悉怛謀請以城降其州南界江陽岷山連嶺而西不知其極北望隴山積雪如玉東望成都若在井底一面孤城三面臨江是西蜀控吐蕃之要也至德後河隴陷蕃唯此州尚存吐蕃利其險要將婦人嫁與此州閹者二十年後婦人生二子成長及蕃兵攻城二子內應其州遂陷吐蕃得之號曰無憂城貞元中韋臯鎮蜀經畧西山八國萬計取之不獲至是悉怛謀遣人送款德裕疑其詐遣人送錦袍金帶與之託云候取進止悉怛謀乃盡率郡人歸成都德裕乃發兵鎮守因陳出攻之利害時牛僧孺沮議言新與吐蕃結盟不宜敗約語在僧孺傳乃詔德裕却送悉怛謀一部之人還維州皆普得之皆加虐刑德裕六年復修邛峽關移雋州於亭谷城以扞蠻德裕所歷征鎮以政績聞其在蜀也西拒吐蕃南平蠻蕃數年之內夜犬不驚瘡痍之民粗以完復會監軍王踐言入朝知樞密嘗於上前言悉怛謀縛送以快戎心絕歸降之義上頗无僧孺其年久召德裕爲兵部尚書僧孺罷相出爲淮南節度使七年二月德裕

以本官平章事進封贊皇伯食邑七百戶六月宗閔亦罷德裕代爲中書侍郎集賢大學士其年十二月文宗暴風恙不能言者月餘八年正月十六日始力疾御紫宸見百寮宰臣退問安否上歎無名工者久之由是王守澄進鄭注初注構宋申錫事帝深惡之欲令京兆尹杖殺之至是以藥稍效始善遇之守澄復進李訓善易其年秋上欲授訓諫官德裕奏曰李訓小人不可在陛下左右頃年惡積天下皆知無故用之必駭視聽上曰人誰無過俟其悔改朕以逢吉所託不忍負言德裕曰聖人有改過之義訓天性姦邪無悔改之理上顧王涯曰商量別與一官遂授四門助教制出給事中鄭肅伏決封之不下王涯召肅面喻令下俄而鄭注亦自絳州至訓注惡德裕排已九月十日復召宗閔於興元授中書侍郎平章事代德裕出德裕爲興元節度使德裕中謝曰自陳戀闕不願出藩追勅守兵部尚書宗閔奏制命已行不宜自便尋改檢校尚書左僕射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蘇常杭潤觀察等使代王璠德裕至鎮奉詔安排宮人杜仲

陽於道觀與之供給仲陽者章王養女王得罪放仲陽於潤州故也九年三月左丞王璠戶部侍郎李漢進狀論德裕在鎮厚賂仲陽結託漳王圖爲不軌四月帝於蓬萊殿召王涯李固言路隨上璠李漢鄭注等面證其事璠漢加誣構結語甚切至路隨奏曰德裕實不至此誠如璠漢之言微臣亦合得罪群論稍息尋授德裕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其月又貶袁州長史路隨坐證德裕罷相出鎮浙西其年七月宗閔坐救楊虞卿貶處州李漢坐黨宗閔貶汾州十一月王璠與李訓造亂伏誅而文宗深悟前事知德裕爲朋黨所誣明年三月授德裕銀青光祿大夫量移滁州刺史七月遷太子賓客十一月檢校戶部尚書復浙西觀察使德裕凡三鎮浙西前後十餘年開成二年五月授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代牛僧孺初僧孺聞德裕代已乃以軍府事交付副使張鷟即時入朝時揚州府藏錢帛八十萬貫匹及德裕至鎮奏領得一十四萬仍半爲張鷟支用訖僧孺上章訟其事詔德裕重檢括果如僧孺之數德裕稱初

到鎮疾病爲吏隱欺請詔釋之補闕王績魏謨崔彥暉有翼拾遺
令狐綯韋楚老樊宗仁等連章論德裕安奏餞帛以傾僧孺上竟不
問四年四月就加檢校尚書左僕射五年正月武宗即位七月召德
裕於淮南九月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初德裕父吉甫年五十一出
鎮淮南五十四自淮南復相今德裕鎮淮南復入相一如父之年亦
爲異事會昌元年兼左僕射開成末迴紇爲黠戛斯所攻戰敗部族
離散烏介可汗奉大和公主南來會昌二年二月牙於塞上遣使求
助兵糧收復本國權借天德軍以安公主時天德軍使田牟請以沙
陀退渾諸部落兵擊之上意未決下百寮商議議者多云如牟之奏
德裕曰頃者國家艱難之際迴紇繼立大功今國破家亡竄投無所
自居塞上未至侵淫以窮來歸遽行殺伐非漢宣待呼韓邪之道也
不如聊濟資糧徐觀其變宰相陳夷行曰此借寇兵而資盜糧非計
也不如擊之便德裕曰田牟韋仲平言沙陀退渾並願擊賊此緩急
不可恃也夫見利則進遇敵則散是雜虜之常態必不肯爲國家打

御邊境天德一城戍兵寡弱而欲與勁虜結讎陷之必矣不如以
師之俟其越軼用兵爲便帝以爲然許借米三萬碩俄而迴紇宰相
盟沒斯殺赤心宰相以其衆來降赤心部族又投幽州烏介勢孤而
不與之米其衆饑乏漸近振武保大柵把頭峯突入朔州川界沙陀
退渾皆以其家保山險雲州張獻節嬰城自固虜大縱掠卒無拒者
上憂之與宰臣計事德裕曰把頭峯北便是沙磧彼中野戰須用騎
兵若以步卒敵之理難必勝今烏介所恃者公主如令勇將出奇奪
得公主虜自敗矣上然之即令德裕草制處分代北諸軍固關防以
出奇形勢授劉沔沔令大將石雄急擊可汗于殺胡山敗之迎公主
還宮語在石雄傳尋進位司空三年二月趙蕃奏黠戛斯攻安西北
庭都護府宜出師應援德裕奏曰據地志安西去京七千一百里北
庭去京五千二百里承平時向西路西出玉門關迤邐是
國家州縣所在皆有重兵其安西北庭要兵便於側近徵發自艱難
已後河隴盡陷吐蕃若通安西北庭須取迴紇路去今迴紇破滅又

不知的屬點憂斯否縱令救得便須却置都護須以漢兵鎮守每處
不下萬人萬人從何徵發饋運取何道路今天德振武去京至近兵
力常苦不足無事時貯糧不支得三年朝廷力猶不及況保七千里
安西哉臣所以謂縱令得之實無用也昔漢宣帝時魏相請罷車師
之田漢元帝時賈捐之請棄珠崖郡國朝賢相狄仁傑亦請棄四鎮
立斛瑟羅為可汗又請棄安東却立高氏蓋不欲貪外虛內耗竭生
靈此二臣者當自有之時尚欲棄之以肥中國況隔越萬里安能救
之哉臣恐蕃戎多計知國力不及偽且許之邀求中國金帛陛下不
可中悔此則將實費以換虛事即是滅一迴紇而又生之恐計非便
乃止德裕又以大和五年吐蕃維州守將以城降為牛僧孺所沮終
失維州奏論之曰臣在先朝出鎮西蜀其時吐蕃維州首領悉怛謀
雖是御虜久樂皇風將彼堅城降臣本道臣尋差兵馬入據其城飛
車以聞先帝驚歎其時與臣不足者望風嫉臣遽獻言上聞展聽
以為與吐蕃盟約不可背之必恐將此為辭侵犯郊境詔臣還却此

城兼執送悉怛謀等令彼自戮復降中使迫促送還昔白起殺降終
于杜郵致禍陳湯見徒是為郅支報讎感歎前事愧心終日今者幸
逢英主忝備台司輒敢追論伏希省察且維州據高山絕頂三面臨
江在戎虜平川之衝是漢地入兵之路初河隴盡沒此州獨存吐蕃
潛將婦人嫁與此州門子二十年後兩男長成竊開壘門引兵夜入
因茲陷沒號曰無憂因併力於西邊遂無虞於南路憑凌近旬宵肝
累朝貞元中韋臯欲經略河湟須以此城為始盡銳萬旅急攻累年
吐蕃愛惜既甚遂遣舅論莽熱來援雉堞高峻臨衝難及於層霄鳥
逕屈盤猛士多糜於礪石莫展公輸之巧空擒莽熱而還及南蠻負
恩掃地驅劫臣初到西蜀衆心未安外揚國威中緝邊備其維州執
臣信令乃送欵與臣臣告以須俟奏聞所冀探其情偽其悉怛謀尋
率一城之兵衆并州印甲仗塞途相繼空壁歸臣臣即大出牙兵受
其降禮南蠻在列莫敢仰視況西山八國隔在此州比帶使名都成
虛語諸羌久苦蕃中征役願作大國王人自維州降後皆云但得臣

信牒帽子便相率內屬其蕃界合水樓鷄等城既失險阨自須抽歸
可減八處鎮兵坐收千里舊地臣見莫大之利乃為恢復之基繼具
奏聞請以酬賞臣自與錦袍金帶願俟詔書且吐蕃維州未降已前
一年猶圍魯州以此言之豈守盟約況臣未嘗用兵攻取彼自感化
來降又沮議之人不知事實夫戎遲鈍土曠人稀每欲乘秋犯邊皆
須數歲就食臣得維州踰月未有一使入疆自此之後方應破膽豈
有慮其後怨鼓此游詞臣受降之時指天為誓寧忍將三百餘人性
命棄信偷安累表上陳乞垂矜赦荅詔嚴切竟令執還加以體披桎
梏昇於竹畚及將就路冤叫呼天將吏對臣無不流涕其部送者便
遭蕃帥譏誚曰既以降彼何須送來乃却將此降人戮于漢界之上
恣行殘害用固攜離乃至擲其嬰孩承以槍槊臣聞楚靈誘殺蠻子
春秋明譏周文外送鄧叔簡冊深鄙況乎大國負此異類絕忠欸之
路快兇虐之情從古以來未有此事臣實痛悉恒謀舉城受酷由臣
陷此無辜乞慰忠魂特加褒贈帝意傷之尋賜贈官其年德裕兼守

司徒四月澤潞節度使劉從諫卒軍人以其姪稹擅摠留後三軍請
降旌鉞帝與宰臣議可否德裕曰澤潞國家內地不同河朔前後介
帥皆月儒臣頃者李抱真成立此軍身歿之後德宗尚不許繼襲今
李誠謀變歸洛泊劉悟作鎮長慶中頗亦自專屬敬宗因循遂許從
諫繼襲開成初於長子屯軍欲與晉陽之甲以除君側與郾注李訓
交結至深外託効忠實懷窺伺自疾病之初便令劉稹管兵馬嘗不
加計伐何以號令四方若因循授之則藩鎮相效自茲威令去矣帝
曰卿等用兵必剋否對曰劉稹所恃者河朔三鎮耳但得魏鎮不與
稹同破之必矣請遣重臣一人傳達聖旨言澤潞命帥不同三鎮自
艱難已來列聖皆許三鎮嗣襲已成故事今國家欲加兵誅稹禁軍
不欲出山東其山東三州委鎮魏出兵攻取上然之乃令御史中丞
李回使三鎮諭旨賜魏鎮詔書云卿勿為子孫之謀欲存輔車之勢
何弘敬上元達承詔聳然從命初議出兵朝官上疏相繼請依從諫
例許之繼襲而宰臣四人亦有以出師非便者德裕奏曰如師出無

功臣請自當罪戾請不累李紳讓夷等及弘敬元逵出兵德裕又奏曰貞元大和之間朝廷伐叛詔諸道會兵纔出界便費度文供餉運留逗撓以困國力或密與賊商量取一縣一柵以爲勝捷所以師出無功今請處分元逵弘敬只令收州勿攻縣邑帝然之及王宰石雄進討經年未拔澤潞及弘敬元逵收邢洛磁三州稹黨遂離以至平殄皆如其筭時王師方討澤潞三年十二月太原橫水戍兵因移戍榆社乃倒戈入太原城逐節度使李石推其都將楊弁爲留後武宗以賊稹未殄又起太原之亂心頗憂之遣中使馬元貫往太原宣諭覘其所爲元貫受楊弁賂欲保祐之四年正月使還奏曰楊弁兵馬極多自牙門列隊至柳子十五餘里明光甲曳地德裕奏曰李石比以城內無兵抽橫水兵一千五百人赴榆社安能朝夕問便致十五里兵甲耶元貫曰晉人驍敢盡可爲兵重賞招致耳德裕曰招召須財昨橫水兵亂止爲欠絹一匹李石無處得楊弁從何致耶又太原有一聯田並在行營安致十五里明光耶元貫詞屈德裕奏曰楊弁

武決不可恕如國力不支必寧捨劉稹即時請降詔令王遂起檢軍又令王元逵兵自土門入會于太原河東監軍呂義忠聞之即日召榆社本道兵誅楊弁以聞自開成五年冬迴紇至天德至會昌四年八月平澤潞首尾五年其等度機宜選用將帥軍中書詔奏請雲台起草指蹤皆獨決於德裕諸相無預焉以功兼守太尉進封衛國公三千戶五年武宗上徵號後累表乞骸不許德裕病月餘堅請辭機務乃以本官平章事兼江陵尹荆南節度使數月追還復知政事宣宗即位罷相出爲東都留守東畿汝都防禦使德裕特承武宗恩願委以樞衡決策論兵輒奉無遺悔以身扞難功流社稷及昭謫棄天下不足之伍咸害其功曰敏中令孤絢在會昌中德裕不以朋黨疑之置之臺閣顧待甚優以德裕失勢抵掌戟手同謀斥逐而崔鉉亦以會昌末罷相怨德裕大中初敏中復薦鉉在中書乃相與捭搆構令其黨人李咸者訟德裕輔政時陰事乃罷德裕留守以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時大中元年秋尋再貶潮州司馬敏中等又令前承寧

縣尉吳汝納進狀訟本十紳鎮揚州時謬斷刑獄明年冬又貶潮州司
戶德裕既貶大中二年自洛陽水路經江淮赴潮州其年冬至潮陽
又貶崖州司戶至三年正月方達珠崖郡十二月卒時年六十三德
裕以器業自負特達不群好著書為文獎善嫉惡雖位極台輔而讀
書不輟有劉三復者長於音奏尤奇待之自德裕始鎮浙西迄於淮
甸皆參佐宿筵軍政之餘與之吟詠終日在長安私第別構起草院
院有精思亭每朝廷用兵詔令制置而獨處亭中凝然握管左右侍
者無不頽焉東都於伊闕南置平泉別墅清流翠篠樹石幽奇初未
仕時講學其中及從官藩服出將入相三十年不復重遊而寄歌
詩皆銘之於石今有花木記歌詩篇錄二石存焉有文集二十卷記
述舊事則有次柳氏舊聞御臣要略戎叛志獻替錄行於世初貶朝
州難蒼黃顛沛之中猶留心著述雜序數十篇號曰窮愁志其論冥
數曰仲尼罕言命不語神非謂無也欲人嚴三綱之道奉五常之教
修天爵而致人爵不欲信富貴于天命委福祿於冥數昔衛卜物于

沙丘為謚已久秦塞屬於臨洮名子不悟朝歌未滅而國流丹鳥白
帝尚在而漢斷素地皆北發於先而符應於後不可以智測也周孔
與天地合德與神明合契將來之數無所遁情而狼跋於周鳳衰于
楚豈親戚之義不可去也人倫之教不可廢也條侯之貴鄧通之富
死於兵革可也死于女室可也唯不宜以餒終此又不可以理得也
命偶時來盜有名器者謂禍福出於膏懷榮枯生於口吻沛然而安
盜然而笑曾不知黃雀遊於茂樹而挾彈者在其後也乙丑歲予自
荆楚保釐東周路出方城間有隱者困于泥塗不知其所如謂方城
長曰此官人居守後二年南行萬里則知憾予者必因天譴譴予者
乃自鬼謀雖抱至冤固不為恨予嘗三遇異人非卜祝之流皆遁世
者初掌記北門管泠隱者謂予曰君明年當在人君左右為文翰之
職須值少主予聞之愕然變色隱者亦悔失言避席求去予問曰何
為事少主對曰君與少主已有宿緣其年秋登朝至明年正月穆宗
續緒召入禁苑及為中丞閩中隱者叩門請見予下榻與語曰時事

非久公不早去冬必作相禍將至矣若亟請居外則代公者受惠公
後十年終當作相自西而入是秋出鎮吳門時年三十六歲經八稔
尋又仗鉞南燕秋暮有邑子干生引鄴郡道士至纔亦階未及命席
謂予曰公當為西南節制孟冬望舒前符節至矣三者皆與之協不
差歲月自憲闡竟十年居相位由西蜀而入代予持憲者俄亦竄逐
唯再謫南荒未嘗有前知之士為予言之豈禍患不可移者神道所
秘莫得預聞其自序如此斯論可以警夫躁競者故書於事末德裕
三子燁檢校祠部員外郎汴宋臺觀察判官大中二年坐父貶象州
丘山尉二子幼從父歿於崖州燁咸通初量移郴州郴縣尉卒於桂
陽子延古

史臣曰臣揔角時亟聞耆德言衛公故事是時天子神武明於聽斷
公亦以身犯難酬特達之遇言行計從功成事遂君臣之分千載一
時觀其禁掖彌綸巖廊啓奏料敵制勝襟靈獨斷如由基命中固有
虛發實奇才也語文章則嚴馬扶輪論政事則蕭曹避席罪其竊位

即太深文所可讓者不能釋憾解仇以德報怨泯是非於皮外齊彼
於環中與夫市井之徒力戰錐刀之末淪身瘴海可為傷心占所
謂金都下忽於市人離婁不見於肩睫才則才矣語道則難
言公之智決利若青萍破虜誅叛摧枯建瓴功成北闕骨葬南溟
嗚呼煙閣誰上丹青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四

唐書列傳卷第一百二十五

劉 胸 等修

聞人詮校刻沈桐同校

憲宗二十子

穆宗五子

敬宗五子

文宗二子

武宗五子

宣宗十一子

懿宗八子

僖宗二子

昭宗十子

憲宗二十子穆宗皇帝宣宗皇帝惠昭太子寧灋王惲深王棕洋王忻絳王悟建王恪鄜王憬瓊王悅沔王恂婺王懌淄王協繼土愔澶王忱棣王惲彭王愔信王愔榮王憤

惠昭太子寧憲宗長子也母曰紀美人貞元二十一年四月封平原郡王元和元年八月進封鄧王四年閏三月立為皇太子改名宙尋復今名其年有司將行冊禮以孟夏孟秋再卜日臨事皆以雨罷至十月方行冊禮元和六年十二月薨年十九廢朝十三日時勅国子司業裴蒞攝太常博士西内勾當蒞通習古今禮儀嘗為太常博士

父官至郎中每兼其職至改司業方罷兼領國典無皇太子薨禮故
又命苴領之廢朝十三日蓋用期服以日易月之制也謚曰惠昭
灋王惲憲宗第二子也本名寬貞元二十一年封同安郡王元和元
年進封灋王七年改今名時吐突承璀恩寵特異惠昭太子薨議立
儲副承璀獨排群議屬灋王欲以威權自樹賴憲宗明斷不惑上將
冊拜太子詔翰林學士崔群代灋王作讓表一章群奏曰凡事已合
當之而不為則有退讓焉上深納之及憲宗晏駕承璀死王亦薨於
其夕以元和十五年四月丁丑發喪廢朝三日長子漢東陽郡王次
子源安陸郡王第三子演臨安郡王

深王恣本名察憲宗第四子也貞元二十一年封彭城郡王元和元
年進封深王改今名長子潭河內郡王次子淑吳興郡王

洋王忻本名案憲宗第五子也貞元二十一年封為高密郡王元和
元年進封洋王七年改今名大和二年薨長子沛大和八年封潁川
郡王

絳王悟本名察憲宗第六子也貞元二十一年封文安郡王元和元
年進封絳王七年改今名寶曆二年冬遇害長子洙大和八年封新
安郡王第二子滂封高平郡王

建王恪本名審憲宗第十子也元和元年八月淄青節度李師古卒
其弟師道擅領軍務以邀符節朝廷方興討罰之師不欲分兵兩地
乃封審為建王間一日授開府儀同三司鄆州大都督充平盧軍淄
青等州節度營田觀察處置陸運海運押新羅渤海兩蕃等使而以
師道為節度留後不出閣七年改今名長慶元年薨○卿王憬長慶元
年封開成四年七月薨長子溥平陽郡王

瓊王悅長慶元年封第二子津河間郡王 沔王恂長慶元年封

長子瀛晉陵郡王 葵王懌長慶元年封長子清新平郡王

茂王愔長慶元年封長子漣武功郡王 淄王協憲宗第十四子
也長慶元年封開成元年薨長子澣大和八年八月封許昌郡王第
三子渙馮翊郡王 衢王愔長慶元年封長子涉晉平郡王

澶王忱長慶元年封長子潯鴈門郡王

棟王惲大中六年封咸

通三年薨

彭王惕大中三年封

信王懽大中十四年封咸

通八年薨

榮王情咸通三年封廣明元年八月十九日授開府

儀同三司守司空其年十月九日封其子今平嗣王

穆宗五子敬宗皇帝文宗皇帝武宗皇帝懷懿太子湊安王溶

懷懿太子湊穆宗第六子少寬和溫雅齊莊有度長慶初封漳王文

宗以王守澄恃權深怒閹官欲盡誅之密令宰相宋申錫與外臣謀

畫其計守澄門人鄭注伺知其事欲先事誅申錫以漳王賢而有望

乃令神策虞候豆盧著告變言十六宅宮市典晏敬則朱訓與申錫

親事王師文同謀不軌朱訓與王師文言聖上多病太子年小若立

兄弟次是漳王要先結託乃於師文處得銀五錠絹八百匹又晏敬

則於十六宅將出漳王吳綾汗衫一領熟線綾一匹以荅申錫其事

皆鄭注憑虛結構而擒朱訓等於黃門獄鍛鍊偽成其款居三四日

朝臣方悟其誣構諫官崔玄亮等閣中極諫叩頭出血請出申錫獄

什外勘鞫鄭注輩恐其偽迹敗露乃請行貶黜制曰王者教先入愛

義不遺親豈於同氣之中可致異詞之間如或慎修不至註誤有聞

構為厲階犯我邦紀未加殛竄尚屈彝章漳王湊手足之親盤石是

固居崇寵秩列在戚藩頃多克順之心亦有尚賢之志而滿盈生患

敗覆是圖姦兇會同謀議聯及汚我皇化彰于外朝初駭予衷再驚

羣聽尚以未具獄詞猶資審慎建侯之命姑務從寬可降封巢縣公

制下上令中使齎巢縣官告就十宅賜湊言國法須止爾宜寬勉八

年薨贈封齊王鄭注伏誅帝思湊被陷而心傷之開成三年正月制

曰褒善飾終王者常典況我友于之愛手足之親永言痛悼之懷用

錫元良之命故齊王湊孕靈天宇擢秀本枝孝敬知於孩提惠和洽

於親愛將固磐石遂分茅社學探蟻術之精智有象舟之妙好書樂

善造次不失其清規置醴尊師風雨不忘其至敬方期台耆以保怡

怡天胡不仁殲我同氣念周宣好愛之分長慟莫追覽魏文榮樂之

言軫懷無已繇是稽諸前典式展追榮特峻彝章表恩泉壤雖禮命

言軫懷無已繇是稽諸前典式展追榮特峻彝章表恩泉壤雖禮命

之儀則爾而天倫之恨何據遐想幽魂宜膺寵數可贈懷懿太子有司擇日冊命

安王溶穆宗第八子母楊賢妃長慶元年封大和八年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吏部尚書開成初勅安王穎王並依百官例逐月給料錢武宗即位李德裕秉政或告文宗崩時楊嗣復以與賢妃宗家欲立安王為嗣故王受禍嗣復貶官

敬宗五子悼懷太子普梁王休復襄王執中紀王揚言陳王成美傳李普敬宗長子也母曰郭妃寶曆元年封晉王大和二年薨年五歲上撫念之甚厚冊贈悼懷太子

梁王休復開成二年八月詔曰王者胙土畫疆封建子弟所以承衛帝室蕃茂本枝祖宗成式朕曷敢廢況天付正性夙奉至訓尊賢好善體仁由禮是可舉建侯之命膺分社之榮親親賢賢於是乎在敬宗皇帝第二子休復第三子執中第四子揚言第六子成美皆氣蘊冲和行推敬慎游泳墳索佩服師言宜開土宇之封用申睦族之典

休復可封梁王執中可封襄王揚言可封紀王成美可封陳王宜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

襄王執中與梁王同時授封第三男宋樂平郡王紀王與襄王同時授封陳王成美與紀王揚言同時授封開成四年十月詔曰古先哲王之有天下也何嘗不正國本而承天序建儲貳而主重裔朕以寡昧祇荷丕圖虔恭寅畏思固鴻業慎擇全懿曠于旬時而卿士獻謀龜筮告吉以為少陽虛位願舉盛儀列聖垂休俾合予志選賢而立式表無私敬宗皇帝第六男陳王成美天假忠孝日新道德溫文合雅謙敬保和裕端明之體度尚詩書之辭訓言皆中禮行不違仁是可以訓考舊章欽若成命授之七鬯以奉粢盛宜廻朱邸之榮俾踐青宮之重可立為皇太子宜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自莊恪太子薨將相大臣洎職言者拜章面陳凡累月上遂命立陳王未行冊禮復降仍舊其年殂於藩邸第十九男儼宣城郡王○文宗二子莊恪太子承蔣王宗儉

莊恪太子承文宗長子也母曰王德妃大和四年正月封魯王六年
上以王年幼思得賢傅輔導之時王傅和元亮因待制召問元亮出
於卒吏不知書一不能對後宰相延英奏事上從容曰魯王質性可
教宜擇賢士大夫爲官屬不可復用和元亮之輩因以戶部侍郎庾
敬休守本官兼魯王傅太常卿鄭肅守本官兼王府長史戶部郎中
李踐方守本官兼王府司馬其年十月降詔冊爲皇太子自上即位
承敬宗盤遊荒怠之後恭儉惕慎以安天下以晉王謹愿且欲建爲
儲貳未幾晉王薨上哀悼甚不復言東宮事久之今有是命中外慶
悅後以王起陳夷行爲侍讀開成三年上以皇太子宴遊敗度不可
教導將議廢黜特開延英召宰臣及兩省御史臺五品已上南班四
品已上官對宰臣及衆官以爲儲后年小可俟改過國本至重願寬
宥御史中丞狄兼謩上前雪涕以諫詞理懇切翌日翰林學士六人
洎神策六軍軍使十六人又進表陳論上意稍解其日一更太子歸
少陽院以中人張克已栢常心充少陽院使如京使王少華判官表

及品官白身內園小兒官人等數十人連坐至死及剝色流
詔侍讀竇宗直周敬慎依前隔日入少陽院其年薨勅兵部尚
書起撰哀冊文曰維大唐開成三年歲次戊午十月乙酉朔十六日
庚子皇太子薨于少陽院十七日辛丑遷座于大吉殿十一月乙卯
朔二十四日戊寅命冊使太子太師兼右僕射門下侍郎國子祭酒
平章事鄭覃副使中書侍郎平章事楊嗣復持節冊諡曰莊恪十二
月乙酉朔十二日丙申葬于驪山之北原莊恪陵禮也玉琯歲窮金
壺漏盡祖奠告徹哀笳將引庭滅燎而月寒路搖於而風緊皇帝念
主位之缺位悼佩觿之天年銅樓已閉銀牒徒懸方追思於對日遽
興寔而賓天典冊具舉文物咸備爰詔侍臣顯揚上嗣其詞曰皇矣
帝德肇基綿古種德尊道宗文祖武上聖開成天下和平儲祉發祥
是生元良覃訏之初岐嶷用彰蘊才游藝玉裕金相既免孩提是加
付殖俾維城於東魯錫介珪於上國辭榮朱邸正位青宮尊師重傅
養德合聰畏馳道而不絕問寢門而益恭招賢警戒齒胄謙冲異日

躋於三善奉天慈於九重漢莊好學既顯於外魏不能文方循於內
美不二於顏過嘉得三於鯉退焜燿甲觀鏗鏘瑜珮方積善於爲山
何反真而游岱嗚呼哀哉憂兢損壽沉痾始遘群望並走百靈宜祐
吳客之間徒爲越人之方靡救占前星之掩曜知東朝之降咎天垂
象而則然人由已而何有嗚呼哀哉稅駕乘華今即宮夜臺鳳笙長
絕兮繁輅徐來啓青宮而右出歷玄灞而左迴度涸林兮魂斷入曠
野兮心摧水助挽而幽咽雲帶髮而徘徊悲佳城之已掩見新朝之
方開嗚呼哀哉授經兮曷期執紼兮增歆九原作兮何嗟及七日還
兮安可希有少海之波逝無西園之蓋飛商山之羽翼已散望苑之
賓客咸歸瑟彼玉簡悶于泉扉用專信於文字願不昧於音徽嗚呼
哀哉初上以太子稍長不循法度昵近小人欲加廢黜道於公卿之
請乃止太子終不悛改至是暴薨時傳云太子德妃之出也晚年寵
衰賢妃楊氏因淫方深懼太子他日不利於已故日加詆譖太子終
不能自辨明也太子既薨上意追悔四年因會寧殿宴小兒綠帽

一夫在下憂其墮地有若狂者上問之乃其父也上因感泣謂左右
曰朕富有天下不能全一子遂召樂官劉楚材官人張十十等責之
曰陷吾太子皆爾曹也今已有太子更欲踵前耶立命殺之

蔣王宗儉文宗第二子開成二年封 武宗五子杞王峻開成五

年封益王峴 兗王岐德 嶧昌王嗟皆會昌二年封 宣宗十

一子懿宗皇帝餘並封王靖懷太子漢會昌六年封雍王大中六年
薨冊贈靖懷太子 雅王涇宣宗第二子大中元年封 衛王

灌大中十一年封十四年薨 夔王滋宣宗第三子也會昌六年
封咸通四年薨 慶王沂第四子也會昌六年封大中十四年薨

傑上澤第五子也大中二年封 鄂王潤第六子也大中五年封
乾符三年薨 懷王洽第七子也大中八年封 昭王訥第八

子也大中八年封乾符三年薨 康王汶大中八年封 廣王

魏王侑咸通三年封 懿宗八子僖宗皇帝昭宗皇帝餘並封王
涼王健咸通三年封乾符六年薨 蜀

王佑咸通三年封

威王俛咸通六年封郢王十年改封今王

吉王保咸通十三年封文德元年八月九日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

大傅仍加食邑三百戶

睦王倚咸通十三年封

僖宗二子

建王震中和元年九月十六日封

益王陞光啓三年十一月十

四日封

昭宗十子哀帝餘並封王

德王裕昭宗長子也大

順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封乾寧四年二月十四日冊為皇太子時駕

在華州韓建畏諸王主兵誘防城卒張行思花重武相次告通王以

下欲殺建建他日又造訛言云諸王欲劫遷車駕別幸藩鎮諸王懼

詣建自陳建乃延入卧内密遣人奏云今日睦王濟王韶王通王彭

王韓王儀王陳王等八人到臣理所不測事由臣竊量事體不合與

諸王相見兼恐久在臣所於事非宜忽然及門意不可測又上疏抗

請歸十六宅如是者數四帝不允建懼為諸王所圖乃以精甲數千

圍行宮請誅定州護駕軍都將李筠帝懼甚詔斬筠於大雲橋其三

都軍士皆放還本道殿後都亦與三都元繞行宮扈蹕至是並急詔

散之罷諸王兵柄建慮上不悅乃上表請立德王為皇太子其年八

月嗣廷王戒不自太原還詔與通王已下八王並賜死于石堤谷光

化末樞密使劉季述王仲先等幽昭宗於東内冊裕為帝及天復初

誅季述仲先與寺人藏於右軍群臣請殺之昭宗曰太子冲幼為賊

輩所立依舊令歸少陽院及朱全忠自鳳翔迎駕還京以德王冒目

陳秀春秋漸盛常惡之謂崔胤曰德王曾竊居寶位天下知之大義

滅親何得久留是教後代以不孝也請公密啓胤然之昭宗不納他

日言外全忠全忠曰此國家大事臣安敢竊議乃崔胤賣臣也尋以

某帝為天下兵馬元帥後昭宗至洛下一日幸福先寺謂樞密使蔣

玄暉曰德王朕之愛子全忠何故須令廢之又欲殺之言訖決下因

指血流玄暉具報全忠由是轉恚昭宗遇弒之日蔣玄暉於

内西首社進酒酣德王已下六王皆為玄暉所殺投死九曲池

律王初乾寧元年十月八日封

虔王溲沂王禋遂王禕並與棣

王同時封冊

景王祕乾寧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封

祁王祺

與景王同時封冊

雅王禎瓊王祥並光化元年十一月九日封

嗣

襄王煜性柔善無他能光啓二年春車駕在寶鷄西車逼請幸岐隴帝以數十騎自大散關幸與元時煜有疾不能從因爲朱玫所挾至鳳翔有臺省官從行未及者僅百人四月玫乃與宰相蕭遘裴徹率群寮冊煜爲監國煜以鄭昌圖判度支而鹽鐵戶部各置副使三司之事一以委焉目曰廢置相公五月煜遣僞戶部侍郎柳陟等十餘人分諭關東河北諸道納僞命者甚衆十月朱玫率蕭遘等冊煜爲帝改元曰永貞遙尊僖宗爲太上元皇聖帝初河中王重榮表率東諸侯進貢唯蔡賊與太原不順秦宗權自僭號太原不協于朱玫故也及王行瑜殺朱玫煜奔至渭上王重榮使人迎之煜與僞百官泣別謂曰朕見重榮當令與卿等各備所服以接卿殺朱玫之期日煜爲邠州亂軍所殺行瑜遂函首送行在煜四月監國至十二月死凡在僞位九月矣

朱玫者邠州人也少從邊以功歷郡守數行

領頒寧節制中和中收復京師與太原李克用東方達同制加使相光啓元年冬受詔招討河中軍敗以軍容使田令孜失策時諸軍皆怨乃徇人情表請誅令孜令孜與楊復恭挾帝西幸玫又失策乃虜邠襄上煜與蕭遘等同立爲帝大行封拜以啖諸侯而天下之人歸者十五六焉與李昌符始謀冊立及後玫自稱大丞相吐握在已昌符怒之乃以表送款行在復密結樞密使楊復恭人心乃離時行在出爲亂斬朱玫首者則授以邠帥賊將王行瑜以大唐峯不利退歸邠州結黨尙罪與腹心密謀徑入京師時玫有弟在和善里行瑜行在見攻猶責以擅還行瑜曰我要代爾領邠州節制何復多言

王行瑜者邠州人也少隸本軍事朱玫爲偏將平巢

有功光啓二年玫冊嗣襄王煜爲僞帝授天平軍節度使領兵守

大散關攻大唐峯爲李鋌所敗乃送款行在以部下反攻朱玫于闕

斬之因授邠州節度使後平楊守亮于山南以功累加至中書令

景福中逼朝廷加尚書令宰臣韋昭度密奏不可會韓建李茂貞稱

兵入觀欲行廢立不果乃請殺昭度與李礪是歲又遣弟行約攻河中河中引太原軍至由是大敗行約行實劫駕不獲遂歸邠州行瑜率兵屯梨園王師圍急行實行約先敗次保龍泉行瑜又遁至邠州不能守乾化二年十一月挈族至慶州爲部下所殺○史臣曰自天寶已降內官握禁旅中闈纂繼皆出其心故手纔攬於萬機目已睨於六宅防閑禁錮不近人情文宗好古睦親至敦友悌悔前非於齊奏賢以儲闡付後事於陳王歸其胄席或降輿朱邱對食瓊筵怡怡申肺腑之情穆穆盡棣華之義近朝盛美可洽風謠昭肅惑讒毒流安邱雖覽大臣之議欲使磐維竟無出閤之儀終身幽枉谷風之怨可爲傷心大中咸通已來寶圖世及犬牙麟趾雖不迫於姬周逗什布謠未其甚於宗籍於姬不足比魏有餘○贊曰周封子弟運祚綿長管蔡勦絕魚目魏克昌誅叛賞順王者大綱法不私親棣萼其芳